

編主境另孔

集二第刊叢本劇

芳庭滿

逸君方

行印局書界世



特別啓事

本劇上演權，由作者保留。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，除上海一地，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，其他各地，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，或其代理店，接洽辦理。否則，不准上演。此啓。

滿庭芳

一幕劇



3 0614 2708 8

序

「滿庭芳」剛一寫完，除了一二好友，誰也沒看過，可是小報上却開始攻擊了：「只重形式，不重內容」啦，「亂賣噱頭」啦，可是誰也說不出這裏而寫的是什麼，因而都是「不得要領」，我只好歸之於「流年不利」，除此，實在無法找出解釋。

「我們都是些可憐的人，爲什麼不能互相憐惜，互相安慰，互相鼓勵呢？」這就是作者在本劇中所要說的。我們幾乎得不到一絲同情，一點溫暖。那怕是常見的朋友，也常常是傾軋，排擠，吵鬧，明爭，暗鬥……其實如果真肯冷靜地想一想，我們可又是多末可憐啊！讓那無形的力推來推去，幾乎一點自主的力量也沒有。這也許就是所謂「造化」！

然而，在「滿庭芳」裏，我寫下「戴華明」這個人物，好像不大存在，可是好像又在哪儿見過。這怕就是「人」，所以要硬着頭皮活下去的原故。她不是英雄，也跟我們一樣是個普通的人，所以這齣戲不是「悲劇」，而是平常的「悲喜劇」，可惜沒有寫得好。

對於形式也該說幾句話。中國觀衆無幕間休息習慣，所以作者特別取材於後台，構成這一個不中斷的故事。爲了怕觀衆支持不了，在中間「休息」一次。然而以「幕」來講，還只是「一幕」。

與其說是形式的試探，不如說是作者的企圖——想保持劇情一貫到底。好像司特林堡也曾有過這個意思，並非我的獨創。其實一幕的戲多得很，沙樂美，愛與死的搏鬥，推而至於遵守三一律的希望悲劇，不都是一幕何必大驚小怪，口誅筆伐呢？

除了那頂天立地的英雄，記着我們都是「可憐的人」啊朋友。
時當一九四三年底。是爲序。

854.6
627-6
(8)→

劇中人物

女角

姚瑞華——婦女勵志會秘書

朱慶雲(陸太太)——婦女勵志會中堅人物

葛曼珠——同上

何蘊玉(邱太太)——綽號「老摩登」——婦女勵志會會計

黎會長

黎老太太——她的母親

瑪利小姐——她的女兒

戴華明——婦女勵志會附設婦女夜校主持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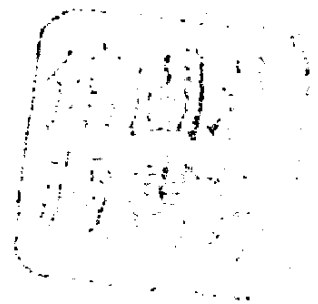
邱代英——何蘊玉的女兒，婦女勵志會會員

姚希娣——姚瑞華的養女，婦女勵志會會員

舒舒——婦女夜校學生

余大嫂——同上

女瘋子——葛曼珠的妹妹



(商)

她的女孩

雪妮——舞女

周媽

男角

陸孟達——朱慶雲的丈夫

江重遠

方震

胡興達

何健

車夫

男女演職員和觀衆等數人

佈景

全劇發生在現代中國某大都會，地點時間都不變：在一個戲院的後台，冬天的晚上。

某戲院的後台——一間用木板和屏風隔起來的房間。本來是化妝室的一部份，這只要看牆上幾面鏡子就可以知道了。現在戲院既然租給了婦女勵志會為孤兒院募款開遊藝會。於是這屋子便成了臨時的練習室，休息室，和一部份演員的化妝室。好像不大公開，可是人來人往，亂糟糟的樣子，再沒比這混雜的了。好在自有史以來，開遊藝會就是這樣兒，不足為奇。

屋子裏靠牆有一張寫字檯，牆上有電鐘，又有隻電話分機。旁邊散放着桌椅，箱籠，衣裳……以及其他零星雜物。不遠處有架鋼琴。

牆角置有屏風，供演員換衣之用。另一角落則有一小火爐和幾把櫈子。又有一隻大魔術箱。

這間屋子有三個出入口：左邊的門通到觀眾席和戲院外面，左後的缺口通化妝室。緊靠着這缺口是通舞台的過道，垂着棉帘。後面作為牆壁的木板不高，從空處望去，可以看見舞台上的布幕及其他，一面扶梯斜倚着，恰好看見上面幾層。頂上接出來一塊好像小欄的地方，上面放着一個照射燈。此外還有可以容兩三個人站立的地方。這便是燈光台。

屋子後壁斜斜地掛着一面白竹布橫聯：

「婦女勵志會為孤兒院募款遊藝大會。」墨跡未乾。

冬天，六點鐘左右。天快黑了，遊藝會就要開幕，可是一切東西還沒有籌備就緒，甚至於負責人都還沒來全。倒是一些不大重要的全來了。只見大家亂哄哄地穿來穿去，就好像花蝴蝶似地到處紛飛。

隔壁「踢踢踏踏」地有人練習「踢踏舞」(Tip-dance)一個女人叫着「One Two Three——」這一邊，戴華明和余大嫂在桌子上檢點話劇裏要用的衣裳，裏面一半是余大嫂借來的。戴華明衣着樸素，並不裝飾，可是自有其動人的地方。她和雷可親，肯吃苦，願意幫助人，這都叫人願意和她親近。她是個大學肄業生，可是並未染上都市裏流行的愛摩登脾氣。婦女勵志會附設的婦女補習夜校差不多是她一手創辦的，這一次游藝會的籌備主任也是她。

余大嫂是個愚戇忠直的人，身體矮而又胖，說話粗聲粗氣的，濃重的眉毛像把刷子，再加上那張厚嘴唇的嘴，這副腔調，在這脂粉隊裏實在是一「鳳毛麟角」。不過她自己倒並不覺得。她是個「家庭婦女」，「婦女補習夜校」的學生十分尊敬華明。她姓余，大家叫她余大嫂，有些人故意讀白了叫她「傻大嫂」，她也不生氣。姚瑞華手裏握支斗筆，對壁上的橫聯凝神。兩個女孩畢恭畢敬地立在旁邊，一個手上拿墨，一個拿圖釘。不時偷看隔壁的跳舞。姚改了一筆，向女孩揮揮手。她們立刻將東西放下，一溜烟去看跳舞去了。

姚瑞華是個近四十歲的中年婦人，渾身素淨，就像是戴孝一樣。她是個老處女，不大和人接近，幾乎沒有人見她笑過。她陰冷，有股乖戾的脾氣。所以人都怕她，不願和她接近。可是在另一方面說起來，她負責，肯做事，這又是她的長處。她現在是婦女勵志會的秘書，孤兒院的重要職員。

姚 (聽見隔壁的跳舞足步聲,不禁皺眉。突然轉向戴) 希娣呢? 戴先生——
戴 她在那邊練跳舞。

姚 (大不謂然,向內冷峻地) 希娣,希娣!
(裏面沒有聽見。)

姚 (對戴) 這——也是今兒的節目?

戴 是的,姚先生! 上次開籌備會,大家說節目得多一點,花樣得繁一點兒,所以——

姚 (冷冷地) 所以就有了這個跳舞!
(弄得戴華明沒有話說。)

(隔壁跳舞停止了,舒舒拉着姚希娣進來,一面還在跳着。舒舒是個十七八歲活潑玲瓏的小姑娘,穿一身紅條大花頭衣裳,跳來跳去就好像小麻雀似的。又頑皮,又可愛,大家都歡喜她。她在她叔父開的餐館裏幫着做點事。爲了求知,進了婦女補習夜校。認識了這班朋友,也認識了姚希娣。姚希娣跟舒舒完全不同。她瘦弱,身材苗條,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,老像是含着無限傾訴不盡的哀愁似地。她剛在初中畢業。可是由於她養母——姚瑞華的主張,已經在一家什麼地產公司裏當小職員了。)

娣 (不勝吃力地) 別推,別推啊! 舒舒,我腳疼!

舒 瞧,要這樣的! (一面跳着,一面嚷) 「的的拉達,的的拉達——」

（她們邊說邊衝了進來。姚瑞華瞪着眼瞧她們，可是她們一個在跳舞，一個在摸着腳疼，誰都沒有注意到。直到她的面前。）

姚 媽！（驚惶得不知所措）

（舒舒一看情勢不對，趁勢溜了。）

姚 希娣！

姚 娣 媽，我實在不知道。

姚 過來！

姚 娣 我不知道您在這兒，剛才——

姚 過來！

（正在姚瑞華板起面孔要大聲呵咤希娣時，周媽忽忽地跑了進來。她是婦女勵志會的女僕，今兒叫來後台照應的。）

周 （一路叫着）陸太太，陸太太，（四面看了一眼）還沒來，真急人！（轉身要走）

姚 什麼事？

周 （馬上止步，恭恭敬敬地）姚秘書，陸太太還沒來，多少事等着她。那邊客串唱戲的人都來了，要這要那地。問張問李，都說是歸陸太太管，她是後台——後台主任。可是——

姚 叫她們等一會兒。(自己坐下寫字條)

周 可是她們這會兒等着要東西!

姚 那末——去問何先生去!

周 是(下)

(電話鈴響。)

戴 (接電話) 唔唔……誰?……葛小姐還沒有來(掛了電話)

(舒舒突然興高彩烈地跑了進來)

舒 啊呀，觀衆全來了，全來了!今兒可看我們婦女勵志會的了。(手舞足蹈地，沒看見姚) 人真多啊，

我叔叔也來了。(對着一直站在那兒的希娣) 希娣，你傻傻地站在這兒幹什麼?我們前面去看看去。(去拉她) 別怕你媽走走(見她不走) 不走?傻大嫂，咱們去。(不容分說，拉了余大嫂要走，余大嫂着急地跟她做眼色)

戴 幹什麼?舒舒，還不到前面去幫幫忙。

舒 (理會了) 是戴先生(又是一溜烟走了)

姚 (對戴) 這孩子叫什麼?

戴 舒舒!

姚 她來這兒幹什麼？

戴 夜校的學生，今兒遊藝會有她的節目。

姚 (不以爲然地) 她家裏幹什麼的？

戴 她叔叔開一間菜館，她就在那裏面照應。

姚 怪不得，當女招待的……這麼輕浮。

戴 長得還聰明，功課都還不錯。

姚 (正言厲色地) 戴先生，我們婦女補習夜校裏的學生太不整齊，你是教務主任——

戴 是的，姚先生！

姚 有什麼不好的事，人家都會說到我們婦女勵志會身上，比方像舒舒這樣的女孩子——

(周媽又進來)

周 (喃喃) 何先生又不管，真不知道叫人怎麼辦才好。

姚 周媽！

周 姚祕書，何先生說要等陸太太來！

姚 給我，把這條子送到陸太太家裏去！

周 (接了字條) 那就好了！(下)

姚 (對着滿整忮髒衣服,皺眉)這些骯髒衣裳!

戴 戲上用的。(對余)你給包包好,我到台上看看去。(下)

(姚也要走出)

舒 (在外)姚希娣,姚希娣!

(希娣起立要隨後跟下)

姚 (轉身)幹什麼?

娣

(舒探頭看,見狀退出)

姚 這末慌慌忙忙的!

娣 ——沒——沒有!

姚 還說沒有,剛才你差一點兒沒把我撞跌倒。

娣 那——那是——

姚 那是幹什麼?——這末大了,已經是在外面做事,趕明兒就要出嫁的人了。——你幹嗎也學着

她們的的得得地亂蹦蹦?

娣 ——我——我本來是不要參加跳舞的,可是邱代英說缺人,就找了我——

姚 你就答應了？

娣 我說不行……可是……

姚 可是怎末？

娣 她拉了我不放，她說……

姚 也不想想，她是什麼人，你是什麼人，跟她學。

娣

姚 做什麼事都要慎重！不該做的別去做！

娣 是，媽！

姚 給我在那兒坐着，不要亂跑！（看她沒穿大衣）大衣又脫了，快給穿上！

娣 是。（穿了大衣，坐下）

（姚看希娣穿好大衣，下。）

（外面人聲，音樂聲。）

（周媽又上）

周 姚秘書，姚秘書！

娣 她剛出去！

周 咳！(又下)

(稍停)

娣 (呆呆坐着，一直望着火，這時嘆了一口氣) 唉！

嫂 姚小姐，你嘆氣幹什麼？

娣 我——沒有！

嫂 這兒來！

(娣慢慢地走過來)

嫂 剛才你媽說你……你不高興嗎？

娣 ……

嫂 她常說你嗎？

娣 不——常常。

嫂 你媽只是管得緊一點兒，她實在是愛你的！

娣 是的，(撫脚) 唉！

嫂 脚痛嗎？

娣 不！

嫂 那你嘆氣幹什麼？

娣 沒有什麼。

嫂 你好像常常這樣。

娣 唔！

嫂 爲什麼？

娣 我身體不大好。

嫂 那是因爲你一天到晚總是愁眉不展地想什麼——你爲什麼要想呢？

娣 我不懂活着有什麼意思。

嫂 (吃了一驚) 啊呀，你說活着有什麼意思？罪過，罪過，老天爺生下了我們，叫我們投入胎，還是前世修來的！

娣 可活着又有什麼意思？

嫂 什麼意思！(傻笑) 哈哈，人家說我傻，我看你才真傻呢！一個人活着就活着。在家孝敬父母，出嫁幫助丈夫，我這是說的女人。要是像你這末家境好，不愁穿，不愁吃的，就更不用談了。

娣 不！

嫂 爲什麼？

娣 你不知道。

嫂 我不知道？

娣 一個人孤零零地活在這個世界上……

嫂 (怪) 孤零零地？那你母親——

娣 她……

嫂 你有這末個能幹母親還不知足？孤兒院差不多是她一手辦起來的，又是婦女勵志會的祕書！誰不敬仰她？

娣 |

嫂 你想，那些孤兒本來是多可憐，無父無母，誰都不去理會她們。

娣 也許那樣倒好點。

嫂 瞎說！

(舒舒又進來了。)

舒 啊呀，真好看啊，人來人往，全都是來看戲的。我們快去招待去！

嫂 快別吵，就是你剛才拉了她一把，累得她被姚祕書罵了一頓。這會兒你還要拉她。你——

舒 不用你說，我全知道。

嫂 你全知道？

舒 剛才我剛要進來，聽見她媽說話，就退回去了。後來，我向門縫裏一張，只見姚希娣她媽對她說

(學姚)「你忽忽忙忙地幹什麼？」她說(學娣)「沒……沒有」她媽臉孔板板地(又學姚)「還

說沒有，剛才你差一點兒沒把我撞倒。」她就(又學娣)「……那……那是……」(又學姚)「那

是幹什麼？……這末大了，已經是在外面做事的人了。……你幹嗎也學着她們的的得得地亂

蹦蹦？」(又學娣)「我……我本來是不想參加跳舞的，可是……」

(她學得有聲有色，神氣活現，引得她們都笑了。)

嫂 舒舒，我說你為什麼不拍影戲去？這種神氣。

舒 我是要去的，顧先生說要介紹我去演話劇。要是我演起話劇來……

(正在指手劃足，電話鈴響。)

舒 哪兒？……華德大戲院。……誰啊？……(拿了聽筒對大嫂)葛曼珠來了沒有？

嫂 沒有。

舒 (對聽筒)還沒來！(掛了聽筒)

嫂 剛才也有人打電話找葛小姐。

舒 不愧是交際大家。老是電話(頓)到現在還不來，大概正在外面交際呢！

嫂 你管她！

舒 可她是前台主任啊！要是她不來安排，這些觀眾誰招待他們進去？

(周媽提兩隻花籃)

舒 誰的花籃？

周 葛先生的。(見葛不在，拿了要走)

舒 攔在這兒，攔在這兒！(周媽只好放下)

(大家跑過去看花籃)

周 姚小姐，姚祕書叫你！

娣 哦！(下，周媽亦下)

嫂 啊呀……真好看！(傻氣地)這花籃該值幾百塊錢呢！

舒 (唸字)「葛曼珠女士——江重遠……」
「葛曼珠女士——」

嫂 是些什麼人呀？

舒 誰知道呢。

嫂 就是那個常跟葛小姐常在一起的男的送來的嗎？

舒 你說方震不是！

嫂 不是他，奇怪。

舒 這有什麼奇怪，小姐們要好的人多着呢！

嫂 ……那……那……總不大好。

舒 傻大嫂，你還是十八世紀舊腦筋！現在不同了，從前男人作興討小老婆，現在女人就作興交男朋友。

嫂 那——（大不以為然）我不贊成！

舒 你不贊成的事多着呢！就說這個姓方的，陸太太也跟他要好。有一次他們倆到我們館子裏吃飯，那種親密的樣子……

嫂 我不信。

舒 信不信由你。這可是我舒舒親眼看見的（掀簾看外）啊呀，這末多人擁在那兒。前台主任還在外面交際，別管她，我們去招待去。姚希娣（轉身不見）咦，姚希娣呢？

嫂 剛才你沒聽見周媽來叫她？她媽叫去了。

舒 （搖頭作無可奈何之狀）她媽就放不下她！

嫂 就像你，沒有人管的野馬！

舒 ……（信口唱）我是一個孤兒——我是一匹野馬——

嫂 就是你高興。

舒 自然啦，我雖是孤兒，可不像姚希娣那末可憐，動一步都得讓人看着。

嫂 一個姑娘家無法無天地成什麼話？當母親的管管她是爲她好。

舒 謝謝吧，這種母親！一張寡婦臉，我說她要是嫁人準沒人要。

嫂 胡說，她沒有丈夫？

舒 丈夫？她哪兒來丈夫？

嫂 什麼？你說她——那，姚希娣哪兒來的？

舒 她嗎？你不知道是她媽在孤兒院從小領來的。

嫂 哦！

舒 所以她一點不愛她。

嫂 不，她是愛她的。

舒 愛她？姚希娣跟我說過，她在家真可憐，受盡了委曲，燒飯，洗衣服，倒馬桶，什麼事都得幹。現在因

爲有了事，她媽看着她能夠賺錢回來，才好了一點兒。

嫂 我不信。

（外面有人聲）

人聲 快點開發我們走啊！

周媽聲 等一等，等一等！

(周媽入)

舒 什麼事？

周 搬東西的，要開發車錢。

舒 找老摩登去！

周 找過了，何先生說這事該陸太太管她是後台主任。可是陸太太又還沒來。

舒 你不剛才到她家裏找她了。

周 說的是啊，到外面燙頭髮去了。

舒 今兒個真有趣，一個前台主任在外面交際，一個後台主任在那兒燙頭髮。可忙壞了周媽你了。

嫂 奇怪，葛小姐還不來。

舒 這班人呀，也只是掛掛名吧了，虧她們還是主任呢。不是我說，全婦女勵志會就只有戴先生肯

做事。

周 這倒是真的，戴先生一早就來，到現在都沒停過手。這刻兒又在台上指點工人擺東西了。你聽！戴的聲音 放在這兒，過來一點，再過來一點。快點，時候不早了！

舒 就要開戲了，我還沒吃晚飯呢！

嫂 你餓嗎？

周 舒小姐，我給你去問何先生拿錢叫飯來。

舒 等一等吧！

嫂 爲什麼？

舒 陸太太沒來。她才不肯呢！你不記得嗎？那天爲了排戲晚了，戴先生再三要她開一桌飯都不肯，好像是用她的錢似的。她就只曉得跟着會長屁股轉，揩油買胭脂粉往臉上抹。老摩登，老摩登，年紀這末大了還要講究摩登。

嫂 舒舒，看你把何先生說的！

外面人聲 唔，怎麼了？快點打發我們走啊！

周 (對外) 叫你們等一會兒，人還沒來！

(二個人探頭進)

人 喂，小姐太太，快給錢他們走吧！

周 叫他再等一會兒，管事的人不在。

人 (皺眉) 這真是……(下)

外面人聲 還要等，等到什麼時候？人家不要做生意了，快點，快點！
嫂 (向門看) 何先生來了！

(何先生從化妝室中走了出來，她真名叫何蘊玉，可是隱而不彰，反是綽號「老摩登」叫得耳熟。她今年怕已經四十開外了。可是裝飾得像個廿來歲的大姑娘，其不調和，可想而知。最滑稽的是她戴副眼鏡，不三不四。不斷地搔手弄姿，賣弄風情。她是婦女勵志會黎會長的親信，榮任爲會計之職。可是却什麼事都插一脚，別人也把她不奈何。她是邱代英的母親，可是母女性情並不相同。)

何 姚祕書沒在這兒？

嫂 沒有！(她走到鏡前整理衣服)

外面人聲 快點，快點，你們是給不給錢呀？跟我們拉洋車的開頑笑。

何 什麼事？

周 剛才要錢開發的就是他們。

嫂 何先生給他們錢走吧！

何 不行不行，公事公辦！我這會兒開發了，回頭誰知道出在什麼帳上？讓他們等着好了。(轉身要下)

嫂 (喊住她) 何先生！

何 (轉身) 嗯？

嫂 我推銷的票子銷了五張，這兒還有五張。一張一塊，一共五塊。

何 慢着，慢着。這刻兒我沒空。會長來了電話，關照我留幾個好位子，我就要去——（向出入口走去）

（原先進來的那個人又出現了。）

人 快打發他們走吧！

何 不關我的事。

（車夫們攔阻去路。）

車夫 你們究竟給不給錢？

何 你要幹什麼？

車夫 拿車錢。

何 車子又不是我坐的。

車夫 東西是不是你們要的？

何 東西，我——不知道，你問那個叫你車子來的人去。

車夫 （對剛才進來的人）喂，你怎麼說，車錢不給！

人 太太，你快給了吧，我還得回公館有事呢！

車夫 快點拿出來。

何 我不管。

車夫 不管也得管！(阻着)

何 你們這是——？

車夫 拿錢來！

(何無法開脫，戴從人叢中走入。)

戴 何先生，給他們錢讓他們去吧！這些東西是後台要用的。

人 這就對了。是我們太太叫車來的，車費歸這邊付。說是到這兒找陸太太！

何 這可對了，你們找的是陸太太！

車夫 不行，不行！

人 七八塊錢的事，這末難。

車夫 拿來拿來，馬上拿來。

周 (指他們身後)陸太太來了，陸太太來了！

(大家讓陸太太進，她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婦人，穿着華麗而高貴，顯見是個貴太太。她是婦女勵志會的中堅人物之一。丈夫是個著名的聞人。她的名字叫慶雲，原姓朱。)

(那個剛才進來的人向陸太太打招呼。)

人 陸太太！

陸 哦，老王，你已經把東西車來了？

人 早車來了，就等開發車錢……

何 這幫車夫可惡極了，叫他們稍爲等一下，就吵得天翻地覆。什麼了不起的東西！

陸 黎會長向人家借來的。

何 (驚) 什麼？黎會長！

陸 這是黎會長親戚家傭人……

何 (連忙) 哦，哦，說的是呢！(給車夫錢) 拿去，拿去！我早就要給你了。就爲你吵得利害！

(一場吵鬧於是解決。)

人 早給了，早好了！(下)

(大家散。)

何 (付了車錢，並不在意) 剛才黎會長還來了電話關照的，這個鬼傭人不早說，我還當是誰用的東

西呢！(走向陸，這時陸正在脫大衣烤火) 陸太太，你怎末到這會兒才來呀？姚祕書一個人實在忙

不過來，派了人去請你。

陸 我早就要來了。不巧今兒我到「夜巴黎」燙頭髮，碰着一號沒有功夫，我只好先去買皮鞋。一

就攔就去了幾個鐘點。(看花籃)誰的?

何 葛小姐的。

陸 (看了一看,有點妬意)全是她的!

何 (看她頭髮)「夜巴黎」的一號做頭髮的確有功夫,我也總是找她。不過他常常沒有空,就只好到大光明找三號去。陸太太,你說大光明的三號怎麼樣?

陸 我倒沒去過,她們說他不行。

何 哦,這末說,我下一次一定去「夜巴黎」,啊呀,陸太太,你這雙高跟鞋可漂亮啊,是今兒買的?
陸太太,這雙鞋子……

(周媽上)

周 何先生,何先生,黎會長來了!

何 (連忙起立)啊!會長來了!她叫我訂的票子!(對陸太太)陸太太,等一會兒你別忘了告訴我那雙鞋子哪兒買的!——(忽忽下)

陸 (坐下烤火)真冷,這末個破爐子,哪兒找來的,周媽,周媽!快加點煤,快把人凍死了,周媽,周媽!死傭人,哪兒去了?

嫂 (對陸)朱先生!

陸 呀

嫂 我們早來了。

陸 早來了怎末了？

嫂 你不是叫我們照應後台的嗎？我們有什麼事嗎？

陸 (恍然) 哦！——你自己去到台上看看，有什麼事就做做！

嫂 我們已經做了很多了。

陸 那更好。余大嫂，戴先生來了沒有？

嫂 一清早就來了，這會兒在台上忙着呢！

陸 你去告訴她，就說我來了，問她事情都辦好了沒有？這個鬼地方，快冷死人了。(下)

(大嫂要到後台去，却在這當兒，邱代英和胡興達跑了進來，她一把拉住了大嫂。邱代英是個中學畢業生，現在在一間小學校裏當體育教員。為人率直，爽快又熱情，有點小孩子氣。也是婦女勵志會的會員，可却不是她母親——何先生的介紹。她剪的是短髮，穿條西裝褲，上身罩件白色絨線衣，雄糾糾地有男子氣概。)

(胡興達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大學生，樂觀，有朝氣。他是邱代英的愛人，和邱代英正好一對，充滿了青春的力量。)

英 別跑，別跑！

嫂 邱先生，我有事呢！

英 什麼事那末着急，來，來！我們來唱唱「孤兒歌」，興達，你彈琴！（胡坐下）

嫂 我不會唱！

英 唱唱就會瞧，（指歌譜）這上面全是替孤兒講的話。我們一定要讓人家聽了感動，多捐幾個錢。

嫂 不行，我去叫她們來唱！（下）

英 就來啊！（對胡）彈啊！

胡 等一會兒。

英 幹什麼？

胡 跟你談話啊！

英 又是那一套來了，我不聽！

胡 這兒就只我們兩個人，我再問你一次，你肯不肯跟我們一起走？

英

胡 你可不能再耽誤了。在家裏又不能談話——難道你也跟姚希娣一樣怕她媽？

英 （搖頭）我捨不得丟下她。

胡 我真不懂你怎末那末愛她，我說你媽這個人——

英 不許你說我媽的壞話。

胡 我從來沒有說過她壞話，別人都說你媽怎麼怎麼不好，可是我沒說過。她待我很好，可是她有時又對我很壞，比方說這一次她一定逼我搬房子。

英 要是你不走，住下去是沒問題的。

胡 就是因為她這末一會兒冷，一會兒熱地，叫人摸不着頭腦。我真有點兒怕她。

英 怕她？

胡 唔——我猜不透她什麼心思。

英 別儘講我媽了，她是個好人。不信你——

(大嫂上。)

嫂 她們就來！

英 (向胡做一手勢，他彈起琴來。於是代英對大嫂) 唱！

(二人唱)

我們是一羣孤兒，

沒有爸爸，

沒有媽媽！

天上飛過雲彩

路邊叢生着野花，

我們是一羣孤兒！

沒人理睬，

受盡了踐踏，

剛出土的嫩芽。

(姚希娣跑上)

(英向她招手，她也唱。)

我們在馬路上上課，

到處都是我們的家，

由着牠風吹，雨打！

不怕人世的摧殘，

就是打罵，

我們在打罵中長大。

(舒舒拉了戴上)

戴
輕點，輕點！

(代英不容分說，拉了她一齊來唱，代英作指揮。)

我們是一羣孤兒，

沒有爸爸，

沒有媽。

*

*

*

天上飛過雲彩，

路邊叢生着野花，

我們是一羣孤兒。

(在她們正唱着時，何先生跑上，聽見她們唱大不以為然。)

何
喂，喂，別唱！(她走到這邊，這邊低聲，那邊高唱；她走到那邊)別唱！(那邊低聲，這邊高唱。弄得她莫可如何，

她只好掩耳跑了)

(大家停唱，大笑。何又上。)

何 (怒目看着她們，然後) 代英!

英 (走了過去) 媽!

何 你在這兒渾叫什麼? 前面全都聽見。黎會長來了，你們還這麼胡鬧! 回頭說起來誰負責?

英 我們是在這兒練習唱歌啊!

何 早不練，遲不練，現在來臨時抱佛脚。去，去，別站在這兒惹我生氣。

(英和胡走開，何瞪了她們一眼。戴亦下。)

何 (突然想出了法子) 你們都來結算，結算票子! (對大嫂) 余——余——

嫂 我叫——

舒 她叫傻大嫂!

何 傻大嫂?

(大家笑)

嫂 我姓余，跟余差不多的余，我名字叫余希媛!

何 好了，好了，不管你叫什麼，把沒銷出去的票子拿來!

嫂 這兒！(送了過去，如背書似地)銷五張，剩下五張，銷了五張一塊錢的，一五得五，一共五塊，這兒五張一塊錢的票子，一張五塊錢的票子。

何 (給她弄得莫明其妙)什麼？

(余大嫂如上又唸一遍)

何 好了，好了！(點頭)對了！(對希娣)姚小姐，你的呢？

娣 我……我忘了，丟在家裏了。

何 哦，這就算了！(對舒)舒舒，你的呢？

舒 我銷了兩張。

何 餘下的呢？

舒 我，我也忘了，丟在家裏了。

何 胡說，(借此出氣)拿出來！

舒 真的！丟在家裏了。

何 哼，你是不是把錢化了？

舒 (作可憐狀)這……實在是……我明天拿來。

何 不行！

舒 實在是……

何 少廢話，拿出來。

舒 (作哀求狀) 何先生不能寬限一天嗎？

何 不行，我知道你最刁頑，你不拿出來，我給你拉到黎會長那兒去！

舒 (作吃驚狀) 啊……

何 快點兒！

舒 (驕地從口袋中掏出) 拿去！在這兒，全在這兒，票子，錢，一個子兒都不少。

何 (出乎意料) 你——

舒 拿去！

(何沒法子只好收了。)

舒 何先生，我可不短你一個錢吧！

何 (老羞成怒) 出去，出去！(恰巧這時戴進，她故意大聲) 你們這些鬼丫頭，誰叫你們到這兒來的？

舒 沒我們的戲，我們也不來了。

何 有戲，有戲，誰要看你們的戲？

舒 (氣忿地) 那我們走好了。

戴 站住，舒舒！

舒 戴先生，我不幹了。

戴 胡說，來，跟我搬東西去！（拉了舒舒走入後台）

何 （壓不下的無名火）走走，你們全給我走！你們站在這兒幹什麼？演戲，演戲，演鬼戲，到那邊去，那是你們的化妝室！（揮手，幾乎把眼鏡掉壞。）

（其實大家早走了。）

何 （趕快將眼鏡戴好，對鏡）這幫鬼丫頭，差點兒把我眼鏡摔了！（照鏡，搽粉，搽胭脂）

（舒舒和佘大嫂爬在後面通燈光台的扶梯上看她化妝，她不知道。）

（何對鏡做表情，舒舒等掩口笑，她不知。她又後退了幾步，對鏡做身段，舒舒等又笑。最後，她自覺滿意了，將化妝品放進皮包。再從裏面拿出一封信來，興奮地看了看，又放下。）

（胡興達走進來，嘴裏哼着歌，一見她，不哼了。）

何 （一見胡興達，完全換了一副臉色）啊，胡先生！（胡點頭作禮）剛才實在對不起，那些鬼丫頭，我實在看不慣。今兒學校裏下午沒課嗎？（胡點頭要走，可是被她滔滔的話所阻）怪不得沒有看見你在家呢！今兒我們婦女勵志會的游藝會就要看你的了。聽說你們玩的那種木頭人戲，非常時新，非常有趣！（胡只好唯唯地答應）木頭人兒又巧妙，又機靈，虧你們做得出來，就跟馬路上玩木頭

人戲的差不多。胡先生，你真是個大大的藝術家啊！（胡受寵若驚，無可奈何）不是我誇獎你，胡先生，多少人都說你是個大天才，是個大天才家呢！（胡實在受不了，可又沒辦法）你，你請坐下！我早已想跟你談談了。忙着籌備這個游藝會，整天都是事，你瞧我，簡直是屁股落板凳的功夫都沒有。

胡 （好容易找着一個插話的機會）邱太太，你請有事。

何 不，不，我這會兒正巧有空。你聽我說呢！（胡只好又坐下）我不是要你找房子嗎？現在你不必搬了。這會兒房子難找，我很知道當房客的難處。上次我跟你說要房子，那實在是不得已的事。你知道我是個女人，我們家又沒有男的。就只有我女兒和我兩個人。代英又那末年青，你是知道的，難免外面有人說閒話。自然啦，像我們這種新腦筋的人是沒什麼說的，可是碰着個舊腦筋的人就不然了。現在這種舊腦筋的人可多着呢。所以——所以我才回你房子。現在邱代英要搬到學校裏住去，情形就不同了。你儘管住下去，不再跟我女兒來往就好了。——胡先生，你知道，我是仰慕你的人品的，像你這樣的大學生實在少有，又用功，又勤儉，又有禮貌，又有藝術眼光。我的房子租給你再放心不過了。所以我說，你不用搬了，你就好像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住下去，你看，我是很願意把你當做家裏人的。我——

胡 邱太太，謝謝你的好意，不過——我就要回鄉下去。

何 回鄉下去？

胡 是的，過兩天我就要動身。

何 怎麼，我一點兒沒聽見胡先生提起，府上有什麼事嗎？

胡 不，我就是想離開這兒，換個地方。

何 我勸你還是別回去的好。你想，住慣了大地方的人跑到鄉下去怎麼住得來。別的不用說，單是這好萊塢的影戲片子，你能在鄉下看得着嗎？

胡 可是——

何 不，你聽我說——

(周媽進來打斷了他們的話，胡趁此跑了。)

周 何先生，陸太太她們還沒吃晚飯。

何 這種小事也要來問我，去叫去得了！

(周下。)

何 胡先生，你聽我說！(回頭不見了胡)咳，——哪兒去了？——走了！(也下)

(舒舒和余大嫂相對大笑。)

舒 好笑吧，大嫂！

嫂 這個老摩登！

舒 也不害燥，硬拉着人談話，還做眉眼呢！

（她們邊說，透下了燈光台，走進來。）

嫂 看樣子老摩登很歡喜這個胡興達。

舒 可是人家不喜歡她啊！

嫂 這樣的二房東倒是少有。

舒 她是想吊他膀子！

嫂 瞎說，那末大年紀了——

（胡興達跟何健抬了一個木箱子上。邱代英則拿着一些零碎東西。他們十分高興，何健的年齡和胡相做，他的性格和名字相反，是個瘦弱而沉默寡言的人。他是個小學教員，跟胡是好朋友，新進做了一套木偶劇，十分高興地參加這次游藝會。）

胡 （喊着）讓開，讓開！

健 沒有人阻擋你，嚷什麼！

胡 讓人撞壞了我們的木偶劇可不是玩兒的。我們老何的新發明，今兒要大出風頭！

健

胡 放在這兒，放在這兒！
英 給我看看！

(大家擁過去。)

胡 別忙，別忙！我先看看碰壞了沒有。
英 就是你忙！

(他去開箱整理，二人相幫，搭起一個小型舞台來。)

(陸太太上。)

英 陸太太，陸太太，來看木頭人兒！

陸 (不感興趣地) 哦！(跑去又看花籃) 葛曼珠，葛曼珠……全是她的。(突然跑去打電話)「……叫經理聽電話……你不用管我是誰……什麼……豈有此理，去叫你們經理來……」(稍停)「不在豈有此理！」(拍地將電話攔了)

(周媽上。)

周 陸太太，陸太太，外面有人找你！

陸 討厭！(下)

(周媽也跟着要下。)

(戴上)

戴 (叫住) 周媽，飯來了沒有？剛才我叫你去跟何先生說，給舒舒她們開兩客飯。

周 戴先生，何先生說，這事她不好開帳。

戴 你沒有去叫飯？

周 沒有。

舒 (大怒) 真豈有此理，婦女勵志會好像是她的一樣，又不是用的她的錢，用得着她神氣！

嫂 這個死會賺錢的老摩登。

舒 爲什麼剛才朱先生一開口就開飯？

戴 (對周媽) 你說明白了沒有？(周點頭)

舒 不給我們開飯，我們不幹。

戴 舒舒！

舒 ……可是……老摩登實在沒道理。

嫂 我們是因爲有事，不然早回去吃了來了。

舒 死不要臉的老摩登。剛才她——(剛要說下去，看見代英走來，停住了。)

英 (對戴) 她們都還沒吃飯嗎？

嫂 一直餓到現在了。

英 我去問問我母親！(下)

胡 去看看台去。(他和何健下)

舒 死不要臉的老摩登！

戴 不許罵人，舒舒！

舒 戴先生，你不知道這個瘟老摩登多鬼，什麼都不懂，還當什麼會計，全是靠着拍馬屁鑽來的。

戴 又胡說了！

舒 她真勢利呢，戴先生。……那末大把年紀了，還打扮得花枝招展地，自以為是十七八的大姑娘，

比小邱先生還小。

嫂 剛才我們看見她一會兒功夫擦了三度粉。

舒 哼，虧他好意思，(四面一看)還想吊男人的膀子。

戴 (禁止地)舒舒……

(邱代英回來)

戴 怎麼說！

英 她說不能夠開飯！婦女夜校的學生要自己吃。

舒 好，戴先生，你看見的。我們是婦女夜校的學生，忙了一整天了，還得自己拿出錢來吃飯。像那些太太小姐什麼也不做，倒可以開帳！我們走，大嫂，大家走！

戴 別走，聽我說——

嫂 老摩登來了！

舒 看她怎麼說！

（老摩登上，大家看着她，以為她要說什麼話，但她全不注意她們，一直跑到鏡子前，搽搽粉，整整頭髮，又走了，大家一直盯着她看。）

戴 （忍耐不住）何先生！

何 （閒散地）戴先生，你有什麼事嗎？

戴 剛才我叫周媽跟何先生說——

何 什麼？

戴 她們婦女夜校的學生幫了一下午的忙，等會兒還要上台表演。

何 唔！

戴 來不及回去吃飯，請你——

何 哦，對了，不錯，剛才周媽來說過了。我是沒有不贊成的。

戴 那就好了。

何 可是——可是——

戴 怎麼？

何 這筆帳，以後沒有出項，沒這筆預算。戴先生，你該知道，連上次排戲開的飯錢還沒有出處呢！會裏的款子有限，我是一本黎會長的意思做事。

戴 那自然，可是馬上就要上戲，你先通融一下。

何 這個——誰能擔得了這個責任？我是一本黎會長的意思做事的，黎會長她沒有——

戴 這樣吧，何先生，你先讓會裏墊出來，回頭要是不好開帳，再說好了。

何 不，戴先生，不是我不信任你，以前有幾次就因為墊款，黎會長還說了我一頓，說我自作主張，不遵預算，我既然秉承黎會長的意思，就不能——

戴 會長一定會同意的。這是臨時的特別開銷。

嫂 是啊，這是臨時的。

何 我可不敢做主，要不然，你去同會長當面去說去！

戴 會長在這兒嗎？

周 剛剛出去！

戴

——
這是故意爲難，把我們不當人看待！

舒 嫂 舒舒，我們回去吃去吧！

舒 不，（對何）何先生，戲我們不演了。

何 你們不演就不演好了，關我屁事。（下）

英 媽，媽！（追下）

舒 好，我們馬上走！

戴 別走，別走！

舒 戴先生，我們不是跑來受氣的，是她叫我們不幹，我們不幹好了。

嫂 我們都是戴先生你叫我們才幹的。

舒 走走，我叫她們大家都走。

戴 別走，我的話還沒說完。

（舒舒等停住）

戴 我們不能這末隨便跑了。我們的事還沒有完——我問你們，我們爲什麼來的？
舒 開遊藝會呀！

戴 爲誰，開這個遊藝會？

舒 孤兒院。

戴 對了！（指着掛在牆上的橫帘）我們這遊藝會是爲了孤兒院募捐開的。你們想想，那些可憐的孤兒，他們沒父母，沒東西吃，沒衣裳穿。誰也不去理睬他們，不去過問他們。現在冬天到了，這樣冷的天，他們還穿着一身單衣裳，就等着我們給他們募捐來買件棉衣來穿，好讓他們度過這個可怕的冬天——保全他們可憐的小性命——我們這裏有誰是孤兒嗎？

舒 我。

嫂 我也是的。

戴 你們想想，孤兒是過的一種什麼日子？

（大家垂頭。）

戴 你們還是有家可歸，有得吃有得穿的，那些孤兒院的孤兒比你們差多了。他們吃不飽，穿不暖，住在破舊的房子裏——你們還不該幫他們點兒忙嗎？——這刻兒你們一跑，回頭遊藝會缺了節目，要是因此開不起來，你們對得起他們嗎？——想想看，你們能走嗎？

嫂 不能走。

舒 我們不走了。

嫂 快回去吃了飯來。

戴 這可來不及，你們到附近什麼地方吃點點心，我這兒有點錢（拿錢）你們拿去。

嫂（連忙）我有錢，戴先生。

舒 我們不演也不真是爲了沒飯吃。不過老摩登太氣人了。

戴 快去吧！

舒（又高興起來）去吃飯去！

嫂 戴先生，你也去吃點兒嗎？

戴 不，我還要做幾個綢條兒。

嫂 我陪着你，戴先生。

戴 不用，你們快去吧！

舒 還是我去買點東西大家來吃吃吧！

（舒舒下，戴和大嫂坐下工作。）

（老摩登像一陣風似地跑進來。）

何 會長來了，會長來了！（見大嫂坐着）站起來啊，一點不懂規矩。

（她們站起來歡迎。何躬着身，滿面笑容，站在門旁掀帘。會長進來了，後面跟着姚秘書，陸太太。黎會長是個四

十多歲的婦人，和藹可親，頗為能幹的樣子。從前是個婦女運動健將。自從她丈夫——也是個熱心公益的人——死了之後，她便專門從事慈善事業，組織了婦女勵志會，自任會長。又是孤兒院的董事。

黎 (對戴點點頭) 全籌備好了吧!

何 (馬上回答) 是的!

姚 全好了!

陸 早預備好了。這一個月一直就忙着接洽，請人。這些遊藝節目都仔細選過的。

黎 哦——(四面看)

何 (指着隔壁) 那邊還有一間化妝室。

姚 黎先生到那邊去看看!

黎 唔!

(還是老摩登恭恭敬敬地引路，大家隨會長齊下。)

嫂 這就是黎會長?

戴 唔!

嫂 我怎麼從來沒碰見過。

戴 她事情很忙，孤兒院她又是董事，還有外面許多事。

嫂 那真好啊！一個人做這末些事！
戴 怎末說呢？

嫂 戴先生，你想，我去年好容易托人薦去做廠。不到幾個月廠又關了。一開就半年。這半年的日子，你就不知道怎麼過的。我們阿三養活自己還不夠。唉！前些時候我想跟人家合攏一個小攤子，錢又湊不齊，現在只好一個人給人家做做針線過活。唉！

戴 不要難過，什麼事都是人做出來的。世界上有多少大人物，男的，女的，都是窮苦出身。就說黎會長吧，她從前也很苦。

嫂 哦！

英 (站在門口) 華明，你來看看，這兩樣戲上用的道具成不成？

戴 (起立) 哦！(下)

(黎會長，姚秘書，陸太太，何先生——又進來了。)

(何搬椅子，黎並不坐。却四面望望，隨便走動，她只好跟着，不知把椅子放在哪兒才好。)

何 會長，你坐下憩憩，你一定累了。我要跟你請示——

黎 不！(看壁上橫帘) 對了，要有這末一個橫帘！(點頭)

(何以爲她要坐下，放下凳子，確好把凳子放在她腿邊。)

黎 (要走去，看橫帘，一不留神，幾乎絆了一交) 啊呀，誰把椅子放在這兒的？

(大家悚然，何惶恐萬狀)

黎 啊呀，誰這末糊塗？

何 (不知所云) 真糊塗，把椅子擺在這地方，該死，該死——

(大家忍住笑，何並不自覺)

姚 會長碰痛了吧！

黎 還好，沒什麼！(對何) 你剛才要說什麼？

何 我要跟會長請示，可是——

黎 什麼，你說吧！

何 她們婦女夜校的學生什麼事都不做，剛才還鬧着要會裏開飯。我沒有答應……

黎 哦！

何 會長，你想想看，她們只參加了一點遊藝，就要想吃會裏的。

(大嫂注意聽她的話，現忿怒狀)

黎 你看着辦好了！

何 (得意) 是我是一向秉承會長的意思——

黎 (起立) 前邊看看去。

(大家肅立, 追隨其後。)

黎 (轉身) 你們有事嗎? (對陸) 慶雲, 你照應照應後台吧!

陸 沒有什麼, 事情早辦好了。

(姚希娣上, 見她們在, 站在一旁。)

(兩三個人穿場要下。)

黎 哦, 對了! 這兒人來人往太混雜。應該有個什麼標記, 比方說演員啦, 招待啦……這些個。

陸 是, 是, 是應該有個什麼標記。

姚 不然很容易混雜。

何 (敷衍地) 我記得預備了的, 可不知道——

嫂 陸太太, 我們這兒做好了!

(大家看。)

何 好極了, 好極了! 會長, 這個, 我剛才……我早就叫她們做了! 我就知道會長贊成用這個綢條兒。

啫! (拿了幾個給她們戴上)

黎 何先生的確想得週到! (走向門) 馬上把那橫布帘掛上。(下, 陸, 姚隨後)

何 是！(跑去下橫帘)余，余大嫂，來！

(大嫂和何二人拿下橫帘走出，台上只留下希娣一人。)

(希娣烤火，忽然看見木偶箱，如有感觸，沉思。)

(邱代英上。)

英 姚希娣，你一個人在這兒想什麼？

娣

英 何健胡興達他們都來了，你碰着沒有？

(娣搖頭。)

英 怎末了，你們鬧了什麼別扭？這會兒那末生疏。從前那末好，我給你找他去。

娣 代英，你別——

英 怕什麼？大家在一起談談話有什麼要緊。你們好久沒有見面了吧？

(娣點頭。)

英 你們一定有很多話要說。他好像正在找你。(起立)你別走啊！

(代英急下，希娣有點不知所措。)

(何健上，兩個人都有點窘。)

健 弟 剛才代英說，你……

弟

健 (要走又不走)不到前面走走？

弟 出去？——你要到前面走走？

健 我——不，我隨便說說。

(沉默)

健 哦！(失望地走開)

弟 (目送他，留戀地)唉！

健 希弟——小姐！

弟

健 (彷彿要說什麼)你……今兒真冷啊！

弟 是的，很冷！

(沉默)

健 你做事的那兒好嗎？

弟 就是這樣。

健 哦——

娣 不——你們那兒——

健 我嗎？
娣 呀？
(我嗎？(搖搖頭，突然鼓足勇氣) 希娣——)

健 ——(說不出) 唉！
(稍停，起立) 我有點兒頭疼！(下)

(希娣嘆氣。)

(邱代英上場。)

英 希娣，還是你一個人。何健呢？
娣 走了。

英 他沒說什麼？

(娣搖頭。)

英 奇怪！別人都走來走去，高高興興地，為什麼你不去玩兒去？

娣 我嗎？——唉！

英 瞧你臉色這麼蒼白，還不出去走走？

娣 我，我不知道。

英 你們倆真是一對，噤聲嘆氣呀？

英 何健跟你一樣，他也噤聲嘆氣？

娣 他？

英 是啊，可不知道爲什麼，大概是因爲就要離開這兒，有點難過吧！

娣 (吃驚地) 就要離開這兒？

英 唔，他沒告訴你，剛才他沒跟你說？(娣搖頭) 奇怪，我只當你早知道了呢！……怎末你們生疏到

這個樣子爲什麼？

娣 我不知道！

英 我倒要去問問何健去，是什麼道理？當面話也不講。

娣 (阻止) 別——

(代英已經跑走了。)

(舒舒拿了一堆節目單，大嫂拿了麵包上。)

嫂 戴先生呢？

舒 (走向通後台出入口) 戴先生，快來吃麵包！

(戴上)

戴 戴先生，給你帶了麵包來了。

戴 謝謝你！(對希娣)希娣，你也來吃一點兒！

娣 我不餓！

戴 隨便吃一點！(親愛地拉她)來，餓久了，會成胃病的。

舒 (興高彩烈地)大家來看節目單！(拿了一張大聲唸)「婦女勵志會為孤兒院募捐遊藝大會節目單。一、主席致開會詞，二、西樂，三、獨唱，四、……六、口琴獨奏——舒舒小姐。是我的哈哈哈哈哈！

(興奮地，拿出口琴來嗚嗚嘩嘩地吹了起來)

(這時大家有的看節目單，有的吃麵包)

(口琴奏了一段，大家拍手)方震上場。方震是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健壯青年。他是個運動健將，曾經在全國運動會得過錦標。現在某保險公司當職員。服飾時髦，舉止豪放，是一般女子所追逐的對象。

(他一走進來便笑容滿面，大聲嚷着)

方 好極了，好極了！(向大家戲劇地鞠躬)小姐們好！

舒 啊！

方 (走向戴，伸手)密斯戴，許久不見了。

戴 昨兒還見着。——你是找葛小姐嗎？她——

方 不！

戴 陸太太在前面——

方 我不要找她，密斯戴，今兒有你的節目嗎？

戴 沒有。

方 真的？

戴 不騙你。

方 我不信，你就是不肯告訴我吧！我可是有辦法知道的。（對舒）戴先生參加了什麼？

戴 （打斷他）這兒有節目單，你請自己看去。（遞了一張節目單給他）

方 （看）奇怪，真的沒有。

戴 我告訴你沒有方先生！

方 密斯戴，你怎麼總是我方先生，方先生的。

戴 不叫你方先生叫什麼？

方 我們老同學，你該直接叫我的名字，就叫我方震好了！

戴 啊，不敢，不敢！方先生現在是保險公司的大經理，可以直叫大名的嗎？

方 你別挖苦人好不好！我不過是個小職員吧了。你就是一定要客氣，也不必叫我方先生，叫一聲密斯脫方儘夠了。

戴 我不懂洋文。

方 又來了，密斯戴，你什麼都好像跟從前在學堂裏有點不同，可這點兒挖苦人的脾氣還沒改掉。今兒沒有你的節目，一定是你故意逃避。從前你在學校裏的時候，開遊藝會哪次少得了你。

戴 瞎說，少不了你的魔術！

方 (高興) 哦，對了我別的不敢說，對於魔術，倒的確有了十幾年的經驗，你知道嗎？最近我又發明了幾套，等一會你就可以看見了。(用手敲敲屋角裏的一隻箱子) 全在裏面。(看見桌上綢條) 這是什麼，我要一個！(戴遞給他一個，又給他一根別針，他隨即別在身上) 謝謝你！

戴 有什麼好謝的，你是演員，自然該掛一個。

方 不是這麼說。——我有件事請你。

戴 請我？

方 唵，非你不可。

戴 什麼事？

方 今兒我想請你做我的助手。

戴 這個，你是跟我開頑笑？

方 你看我是開頑笑嗎？

戴 唔！

方 我是正正經經請你。

戴 那我正正經經回答你：還是另請高明。

方 不，我非請你不可。

戴 我實在沒功夫。

方 你今兒明明空着。

戴 不！

方 你說出有什麼事來，我就放過了你。

舒 戴先生要跟我們一齊合唱呢！

方 (大喜) 哈哈！這可被我知道了，我說今兒不會少了你，是不是好，助手的事咱們算是定規了。

我現在去——我去——

戴 去幹什麼？

方 不用問，等一會兒你就知道(一直向外跑去)

(陸太太走進來。)

方 (走着叫着) 陸太太!

小方!

方 我就來!

(陸看着他消失的背影，露失望狀。)

陸 (向戴) 密斯戴，台上全弄好了吧!

戴 只缺一兩樣東西了。

陸 怎末，到現在還沒佈置好?

戴 也只要一兩樣小東西。

陸 (埋怨地) 缺東西不早想法，密斯戴，你是遊藝會的籌備主任啊! 缺少了東西，怎末不早設法?

我來看看——

(她和戴下。)

嫂 陸太太生氣了。

舒 (不平地) 她還來發脾氣呢，到這會兒才來，人家忙得要死，她就會說現成話，虧她還是什麼後

台主任。

(老摩登上。)

何 快滿座了，快滿座了。(看見她們又佔滿了)怎麼，你們又來了。走開，走開！
舒 我們走！(低聲)鬼來了！

(大家下。)

何 (看見希娣仍坐着)希娣，你怎麼老坐在這兒？去玩玩去！怪不得你媽說你不靈活！
(希娣下。)

(何在皮夾中又拿出那封信興奮地看，方震進來。)

何 小方！是你幹什麼？

方 你看什麼？

何 (連忙藏起)沒有什麼！

方 密斯戴呢？

何 沒看見！

(方下，何也忽忽地下。信落地，自己不知道。舒舒和大嫂上。)

舒 老摩登什麼東西掉下了！(拾起信)一封信。
嫂 快還給她。

舒 別忙，我先看看。(抽出來看，大叫)啊，情書，情書，一封情書！拿去公開！(拉了大嫂下)

(陸太太走進來)

陸 (對內) 小方！

方 (差不多同時，在內) 密斯戴！

戴 (在內) 我有事，方先生！

陸 (大壁) 小方，來——你怎末了？

方 (只好出來) 你有什麼話說嗎？陸太太！

陸 別太太，太太地叫得讓人家聽着肉麻。

方 那末叫什麼？

陸 叫什麼！本來你怎麼叫的？

方 那是——

陸 時代變了？

方 不——

陸 你別一口撇得雪清，就說剛才吧，我一連叫了五六聲，你都不理會！

方 我嗎？沒有呀！

陸 還說沒有呢！你一直在躲着我。

方 這是哪兒話！

陸 半個多月沒有見你，你好忙啊！

方 公司裏事多。

陸 孟達怎麼沒跟我說起。

方 他，他不知道。

陸 他是總經理會不知道？

方 別生氣好不好！慶雲，你聽我說，公司裏事忙，加上我又要練魔術，這又是你出的主意，你叫我參

加這趟的遊藝會，又叫我多變幾套新鮮花樣！你說，是不是？

陸 (不禁笑了) 倒難爲你——今兒你有幾套新的？

方 兩三套。

陸 你怎麼不先到我家裏來變給我看看！

方 時間來不及，我剛學會。

陸 你不變給我看，回頭我怎麼好做助手呢？

方 這——助手已經請了人。

陸 已經請了人？

方 我怕你忙不開。

陸 (愜) 胡說好，你請助手也不通知我一聲，我剛才還跟人說起，要他們來看我的魔術，聽我的京戲呢，你現在……

方 下一次一定請你！

陸 哼！人家跟我說你現在常和一個女人在一起，那是誰？

方 不，沒有的事。

陸 到底是誰說呀！

方 別嚷，讓人家聽見了！

陸 我知道，你鬼鬼祟祟地不存好心眼兒。

方 (走過去，解釋地) 慶雲，你應該瞭解我，可不有人來了？

(葛曼珠走進來，後面跟着江重遠。葛曼珠是個交際花，服裝摩登極了。沒有人知道她實際的歲數，她的生活就是交際，男朋友多極了，江重遠是近來最接近的一個，他對葛曼珠極忠實，體貼入微，可以說是天生為女人而存在的男人。一步一趨，有時會被人疑為跟包和女主人的關係，現在他手裏正捧着一個紙盒。)

葛 (笑嘻嘻地和大家招呼) 慶雲，你來了好久了吧？(對方) 小方，你今兒又好大獻身手了。(對江) 傻站

着幹嗎？放下啊！

江 嘻嘻！（笑着將紙盒放下）

葛 哦！對了。你們還不認識吧！（爲他們介紹）這是陸太太，陸孟達太太，朱慶雲女士，我們婦女勵志會的總務主任，陸孟達你不會不知道。（指方）這是方震先生，全國運動會的選手，變得一手好魔術，等一會兒你就可以看見了，這是江重遠江先生，華孚公司的經理，大國戶，你們買不着的東西他那兒都有。

江 （笑）曼珠，曼珠你怎麼好這樣說呢！

方 久仰！久仰！（和江握手）

葛 快開幕了！

陸 唔！曼珠，你怎麼到這會兒才來！

葛 真急人（對江）你看，是不是（對大家）他們硬要拉我去吃飯，還要鬧酒，一眨眼天就黑了。我打了幾個電話又打不通，後來又要去拿大衣（顯示自己的新大衣）就是這件破大衣，累得我來回跑了，好幾趟。

陸 鴻翔定做的就是這一件。

葛 唔，你看還對付嗎？

陸 不錯！(摸摸料子)我也定了一件料子不同。

(這時兩個男子在那兒應酬談話，然後方點點頭走了。)

陸 (回頭見方走了)小方，小方(也下)

(何先生進來)

何 啊呀！密斯葛啊！你來了，把人急壞了。多少人找你，又來過七八個電話，前台的事又得等你來！密斯葛啊！你……

葛 儘是些誰？

何 我也記不清了，有些電話也不是我接的，至於找你的人呢，都進了場子了，總之一句話，要來看你的戲，給你捧場呢！瞧這兒不是擱着你的花籃，前面都擺滿了！

葛 別開玩笑了，老何！

何 不是開玩笑，你想鼎鼎大名的葛曼珠，交際大家，誰不要看你一眼，飽飽眼福啊呀！(睜着眼睛看大衣)好漂亮的大衣，那一家做的？

葛 鴻翔。

何 我說的囉，不是鴻翔，做不出這樣子，我也得做這末一件，可是我的總做不好。哪一天，你得空跟我一塊兒去好不好？

葛 好！那裏面的人我全熟。

何 好極了，我來穿穿看。（穿上葛的大衣，以她短小的身材穿上那碩長的大衣，其不稱可知，可是她却自鳴得意）這個樣子很好是嗎？

（周媽上）

周 葛小姐，有人找你！

葛 誰啊？

周 我問他姓什麼？他說你知道的。

葛 什麼樣兒的一個人？

周 年紀很輕，頭髮雪亮，西裝筆挺！……

葛 （笑）奇怪，哪兒來這末一個人好，我去看看去。（對江）重遠，你坐坐，到台上看看也好。（對何）何先生，對不起，請你招待招待。（下）

何 先生是——

江 敝姓江，請教女士——

何 我是婦女勵志會的會計，小名何蘊玉。

江 久仰，久仰！

何 (領着他)這邊請——

(他們下。稍停。邱代英和胡興達上)

英 我看姚希娣跟何健一定亂了什麼別扭，爲什麼大家這末生疏，連要臨走這當兒，都不痛痛快快的談談呢！

胡 我也弄不清楚，老何一向是這樣，有什麼事都悶在肚裏，從來不肯跟人講。

英 你不好問問他嗎？

胡 問他他不講，還不是白問，脾氣是天生的，沒有辦法。比方你吧，平時說起來胆大勇敢，可是要到你到鄉下去，你又猶豫起來了，一定要守着你媽，等些時候！

英 又來了，你就是反對我媽！

胡 我沒有說反對她，可是她這個人真叫人莫明其妙，一會兒要趕我搬房子，一會兒又叫我住下去，這算是怎麼回事？

英 別理她，她是心血來潮。

胡 剛才她還說你要住到學校裏去。

英 住到學校裏去？

胡 哼，我知道她是怕我們要好，回頭我拐走了她寶貝女兒！

英 不許說下去，再說我生氣了。

胡 (小心陪罪) 對不起，我是說順了嘴，請你原諒！(鞠躬) 代英小姐……

英 (作高傲狀) 本老爺姑念你初犯……

(二人笑，拉手。何先生上，見狀大怒。)

何 代英，你在這兒幹什麼？

英 沒幹什麼。

何 還沒幹什麼，叫你不要這樣，你偏要這樣。

英 什麼，媽？

何 問你自己，一點兒不知道分寸。

(胡要走)

何 胡先生，別跑啊！(對英) 還不快走。(英下)

何 胡先生，對不起，剛才我是說我女兒，你千萬不要見怪，可是我早就跟你說過，請你不要跟我女兒——

胡 邱太太，我明兒起就不住在你房子裏了，你總可以放心了吧！

何 別急，胡先生，我絕沒有這個意思，你儘管住在我房子裏，我絕不回你房子，只要你不跟我女兒

來往。

胡 不，我明兒就撥。(下)

(何發怔。曼珠進。)

葛 這些人真麻煩！

何 怎麼？

葛 也不知道是誰去登的報，說我在今兒客串，老遠地趕着來要票子。

何 哦！

(葛把盒子打開，看衣服。)

何 又是什麼漂亮衣服？

葛 借來的行頭。

何 漂亮極了。

(方震上，穿場而過。)

葛 小方，你前後穿來穿去地幹什麼？

方 沒什麼。

何 小方是運動大家，坐不住的。(下)

葛 小方，幹嗎一連三天不見你個人影兒。

方 這幾天有個朋友打外埠來。

葛 倒巧得很。

方 可不是。

葛 不談這個，我看你神色慌張，一定有什麼心事。

方 瞎說。

葛 哼！你是瞞不過我的。

方 我幹嗎要瞞你。

葛 這就對了，小方，坐下來讓我們談談。……勞駕給我倒杯茶，（小方倒茶）累死我了，……你說你

來了朋友，可總不能說一點兒空閒都沒有啊！

方 我還要練魔術，你是知道的。

葛 就算是吧！可你總得抽點時間來看看我。

方 實在抽不出功夫。

葛 你這沒良心的，我待你那樣好！你自己想想看。

方 ……（心神不在）

葛 你想什麼？

方 沒有什麼。

葛 說說看，這一趟魔術可有什麼新花樣？水遁，火遁，土遁，電遁，還是什麼遁。

方 什麼遁都不是。

葛 那就好了，我塞在箱子裏氣都透不過來，這一次有什麼關照我的，說吧！

方 (尷尬地)這——

葛 你另外請了人了是不是，你就是忘不了陸太太，哪一次都是她！可這一次你早答應我的，我問你，陸太太那一點強當姨太太的出身，當我不知道呢？一面孔的假正經，肚子裏還不知道多醜！
 方 小方，你說說看，我什麼地方比不上她！你說！(靠近他)你說！

(陸太太上，見狀，大為嫉妬)

(小方要走)

陸 小方，怎麼我一來就跑了。

葛 你們談談！(要走)

陸 (諷刺地)該我走才對啊！(下)

葛 (對她背後)愛走不走，隨你！(對方)快去陪罪去，遲了來不及了。

(江和何太太從後台出)

葛 重遠，勞駕，來給我吊嗓子。今兒唱的是對台戲，不能含糊的，勞駕，絃子。

江 遵命，小姐！(在紙盒裏拿出一把胡琴) 先一會要你唱，你不唱！這會不要你唱又唱了。

葛 少囉唆。

江 是！

(江操琴，葛唱京戲)

(何在旁裝做內行聽着。小方趁人不注意跑了，可是葛看見了，大怒，停了唱，江仍在拉着琴)

葛 (遷怒於江) 老爺，老爺，你還要拉你那短命的胡琴。

江 (吃一驚，琴停了) 呀！

葛 快別拉了。

何 怎麼了？

葛 放下，放下。(搶了放下)

江 密斯葛！今兒你怎麼火氣這末大。

葛 別管我！

(江搖頭)

(外面一陣掌聲。)

何 什麼事?

(舒舒探頭入。)

舒 陸太太呢? 陸太太呢?

何 什麼事?

舒 外面觀衆催得緊!

(舒退, 周媽上。)

周 葛先生, 姚主任說的, 要寫一張節目單, 掛在台口——

葛 (二肚子不高興) 這是後台的事, 別問我。

周 後台是——

葛 陸太太, 你去問她去。

周 可是陸太太——

(陸太太出。)

陸 又是什麼事?

周 陸太太, 姚主任說的, 要寫一張節目單, 掛在台口。

陸 這是前台的事，問葛先生去。

周 葛先生？

葛 不歸我管。

周 陸太太！

陸 與我什麼相干？

周 這，這……叫我怎麼辦？（下）

陸 討厭，什麼事都來麻煩我。

（外面催場聲）

陸 （拉了何）到前面看看去。（二人下）

江 這是怎末啦？

葛 怎末了，她在那兒發威風呢？

江 早就聽說陸孟達怕老婆，果然名不虛傳。

葛 今兒她是噓我的氣。

江 爲什麼？

葛 看她那樣兒——好！（突然地）老江，他們來不來？

江 怕已經來了。

葛 那就好辦了。

江 什麼？

葛 我們到前面去。

江 是！

(二人下。)

(外面催場聲，何上。)

何 (急急忙忙) 快點，快點！會長說……(見沒有人) 真糟糕！(跑到化妝間去了。)

(陸太太和周媽上，手裏拿節目單。)

陸 叫戴先生來。

(周媽下，自己坐下。)

(戴，何從化妝室出。)

(掌聲，催場聲。)

何 啊，陸太太，快開幕，黎會長在那兒催呢！

陸 開幕，馬上開幕。(對戴) 全好了吧！

戴 (拿了節目單) 第一, 第二個節目都齊了, 就是第三——

陸 (看節目單) 第三——

戴 瑪利小姐的獨唱! 瑪利小姐還沒有來。

何 打電話去! (打電話, 打不通) 急死人, 有人打着, 到前台打去!

陸 問問會長, 她小姐現在可在家裏?

(又是掌聲。)

陸 開幕吧! (叫) 何先生, 你請會長來, 先開了幕再說!

(何下。)

戴 (對內) 舒舒……你們都到這兒來預備着!

(於是舒舒, 大嫂, 希娣還有些人擠了進來。)

戴 坐在那兒, 定定心, 好一個一個上台, (拿了節目單) 舒舒, 每個人一張, 大家記好自己是什麼時候

上台, 別誤了場。

(舒舒將節目單分給大家, 大家看, 嘖嘖喳喳談話。)

戴 輕點, 輕點!

(幕上。)

葛 會長來了。

(黎會長來了，大家肅靜，後隨姚秘書，葛曼珠。)

黎 陸太太，好了嗎？

陸 就好開幕了，只等會長來！

黎 那末馬上開幕，已經過了二十分鐘了，我們不能讓觀眾等着。

大家 是！

黎 開幕！

何 開幕，快開幕！

(鈴響，外面燈熄。)

戴 會長，前面兩個節目都很短，瑪利小姐還沒來——

黎 怎末，還沒來，——節目調一調好了。

姚 對了，調一個節目。

戴 好！

(何跑進。)

何 (莽撞地)快快，會長說的，馬上開幕，會長說的，馬上開幕！(抬頭見會長已在)哦！會長已經來了。

(又是掌聲，人聲。)

黎 (起立) 開幕吧！招呼他們！(戴，陸下)

姚 先請黎先生致詞。(黎點頭)

(正在動步時，周媽進。)

周 黎會長，外邊有人找。

黎 (皺眉) 誰？

何 會長去會客去吧！

黎 誰在這時候來找我，叫他等一等。

周 說是有重要的事。

何 會長只管去，等一會兒不要緊的。

黎 唔！

何 會長，這兒黑，我給你引路！

葛 (對舒舒，大嫂) 怎麼你們都跑來了！

舒 我就有表演。

葛 余大嫂你呢？還不快去，門口收票的一個人也沒有，不要讓閒人混進來，票子要看看清楚。

(大嫂下)

(黎,何下,周亦下)

(人聲,催場聲)

(戴,陸上)

陸 會長呢?

舒 剛出去。

戴 怎麼回事?

(邱代英上)

英 怎末到現在還不開幕?

戴 等會長呢!

英 不是已經來了。

戴 又去會客去了。

(掌聲,人聲)

陸 還不來?

戴 還不來!

(何上。)

何 就來了，會長就來了，她有要緊的事，陸太太，叫你們先開幕，別等她！
戴 先開幕，這怎末行，頭一個就是她的致詞，少不了的。

何 這個——不管怎麼，你們先開幕好了。

(會長上。)

何 啊呀，我說會長就來，可不就來了。會長，這邊去！

(何，姚，陸，戴，葛，代英，大嫂全擁會長進舞台，只留下希娣一個人。)

(外面開幕靜。)

娣 就要走了，……走了！

(何健上，腋下夾着一隻吉他，看見希娣，稍怔，慢慢地走入隔壁化妝室。)

(胡興達與高彩烈地上。)

胡 老何，老何，你忙什麼？還沒到你的吉他獨奏呢！(進來，見何不在)姚小姐，老何呢？

娣 那邊去了。

胡 這傢伙，老何！老何！

(那邊化妝室裏，何健彈吉他，彈的是惜別之歌，頗爲傷感，娣垂頭不語。)

(突然一陣掌聲。)

(姚，葛，何，陸等擁會長上。)

何 好極了，會長講的好極了……「我們應該為無數的孤兒服務，我們應該為無數的孤兒服務

……」

姚 前面去看戲去吧！

何 早留好了位子，早留好了位子。

(又是姚，葛，何，陸等擁會長下。)

戴 希娣——瑪利小姐來了，沒有？

娣 沒有。

戴 還沒有來！(看節目單)只好調一調了。(下)

(陸與何上。)

何 咦！怎麼又是你一個人，不到前面看戲去！

娣 我這就去。(下)

何 這孩子，好怪！

陸 這個鬼天氣，這末冷。你剛才說葛曼珠怎末了！

何 (低聲) 葛曼珠嗎? 她新近又換了愛人了。

陸 你說是誰?

何 你沒看見?

陸 誰?

何 就是跟她一起來的江重遠啊!

陸 (吁一口氣) 哦! 她是交際花哩, 自然是朝秦暮楚, 多多益善。

何 你看他們倆在前面那樣兒多親密。

陸 那自然了。

何 這個姓江的待她才好呢! 什麼都買給她, 全聽她的話, 真把她當做天仙一樣供奉, 其實葛曼珠

哪兒把他放在心上, 她愛的人多着, 不說別人, 他就搶不過小方。

陸 你說小方?

何 是呀, 你不知道葛曼珠——

(葛曼珠進來。)

葛 啊呀, 何先生又在說什麼? (陸轉身不理, 下) 你不知道我什麼?

何 我沒有說呀!

葛 我明明聽見的。

何 哦！我是說啊，說你沒有一件衣服不漂亮，沒有一件衣服不時新，真是天生的摩登美人。

葛 哼，你也打趣起我來了，誰不知道你是出名的「老摩登」，像我們這麼醜八怪有什麼說的，漂亮人我們這兒倒有，可不是我。

何 誰？

葛 還用說？

何 我不知道。

葛 除了陸太太還有誰？

何 你說笑話了，她哪兒比得上你呢？不是我說，她要跟你比真是一天一地，差得太遠了！

葛 何先生啊，你罵人了。

何 這是說真話，陸太太總是自己以為了不起，瞧不起人，其實她是什麼底細，哪一個不知道？

葛 (故作不知) 什麼？

何 她是當姨太太的出身，聽說這會兒她跟……小方也……哈哈！

(方震上，沒精打彩地整理魔術箱)

何 小方，怎末了，沒精打彩地，從來沒見過你這樣兒！

(方不理。)

葛 那是因爲啊，你何先生不理他的原故。

何 真的嗎？小方(方不理)小方，你要是有什麼心事，我一定給你想法子，哈哈……

(音樂，舞曲。)

何 聽，這音樂多好聽，就跟跳舞場的差不多，小方，你答應教我跳舞的，我已經學了幾步了……

(跳舞)你看行嗎？(靠近他)

方 (祇好敷衍)行，行，行！

何 (十分高興)我真開心死了，連你都說我跳得好！哈哈！(下)

葛 你在這兒幹什麼，小方？

方 整理東西。

(方關了箱子，要下。)

葛 (拉了他)來，來，來，我們剛才的話還沒有講完呢！

方 什麼？

葛 我看你心神不定，一定是……哼，愛上什麼人了吧！

葛 是不是，我沒猜錯吧？——是誰？

方 你不用管。

葛 你一定要告訴我，讓我看看她究竟是個什麼樣兒的人。

方 我不告訴你。

葛 哼，你不說我也知道。

方 你知道了？

葛 唔，要我說給你聽嗎？

方 你……？

葛 朱慶雲，陸太太是不是？

(方笑。)

葛 你笑了，你還想賴嗎？

方 她？

葛 我一看就看出來了，兩個人變了樣兒，前一會就有人說了，我那時還不相信，原來這是真的。

方 不！

葛 現在我全明白了，可是，小方，你說，你爲什麼不理我，愛上了她？

(又是陸太太跟戴上見狀，陸怔。)

戴 (看看) 瑪利小姐還沒來。(看他們這樣，自己趕快告退，下)

葛 好極了，我在這兒礙事。(下)

陸 你們是幹什麼！鬼鬼祟祟地？

方 沒有什麼呀？

陸 還沒什麼，這已經是第二次了，你能賴掉了嗎？你們談些什麼？

方 什麼也沒談。

陸 好的，小方你記着，我待你總算不壞。你沒有錢我給你錢用，你沒事我給你找事，可你哪兒記着

我，把我放在心上？(狠) 哼！你這樣負心，我是饒不了你的。

(葛、江和胡興達上。)

葛 (對他們釘了一眼，故意) 哦，方先生，你好呀！

(小方走開，下。)

陸 (氣憤憤地) 哼！(走入。)

(外面奏國樂。)

胡 已經到國樂合奏了，密斯葛，你要彈琴，是不是，快點吧！

葛 對不起，我怕回頭上台生疏，先試着唱一遍。

(胡坐下彈琴。)

葛 重遠，你聽着可不許笑！

(葛唱一隻流行的歌曲，唱得不見高明。)

(陸走了出來，借此出氣。)

陸 (故意地)誰這末大聲嚷嚷！

(葛不理，仍舊唱下去，反而大聲了。)

陸 台上正演着戲呢！

葛 哦！正演着戲，對不起，我在這兒練習唱歌。(對胡，胡已停止了彈琴)密斯脫胡，彈啊！讓我們唱完了牠！

(胡勉強彈琴，葛接唱。)

陸 (氣極)豈有此理。(下)

葛 (唱完)哈哈……(對江)怎麼樣？

江 (鼓掌)好極了，好極了！

(陸上。)

陸 (氣得面孔發青) 密斯葛，這兒是後台不是茶室。要嚷到別處嚷去。(下)

(大家噤)

江 (掃興) 好利害!

葛 哼! 渾帳東西，她故意跟我為難的。在我面前擺威風。偷錢養漢子。當我不知道。重遠，走! 我們到前面去，等一會兒，跟她算帳! (她挽了他，轉身對胡) 對不起，密斯脫胡(作媚態) 謝謝。

(胡起立，蓋起鋼琴)

(何健上)

胡 啊呀，老何，你來遲了一步。

健 什麼?

胡 早來可以看見一幕龍虎鬥。

健

胡 你不懂也就算了。……我們談正格的。你的東西都整理好了沒有?

健 (指木偶劇箱) 不全在這兒?

胡 不是這個，我問你行李這些……

健 早弄好了。

胡 也許要提前動身。

健 爲什麼？

胡 我恨不得馬上動身。我一想到要回到鄉下去就滿肚子的高興。——你不高興嗎？

(健嘆氣)

胡 你想什麼？

(健搖頭)

胡 你是有什麼留戀吧！

健 沒有。

胡 那有什麼事值得嘆氣的！我不懂得你。

健

胡 別這樣瞎聲嘆氣好不好，有什麼全講出來。別悶在肚子裏讓肚皮都給悶壞了。你這人啊，實在不夠朋友，什麼事都不肯講。就說你跟希娣吧，兩個人好好地忽然疏遠了。連這會兒臨走也不

談談。

健 何必呢？

胡 她不是你的朋友嗎？

健 她要同我生疏又有什麼辦法？

胡 可是小邱說，是你跟她生疏，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

健 ……我……我不知道！

胡 老何！我不贊成你這種陰死不陽的脾氣，一個人應該活潑，有生氣……

(葛和何上。)

葛 啊呀，密斯脫胡！你們倆真好極了，人家情人也沒你們這麼好。(對何)老何，你說對不對！

何 是啊！密斯脫胡是大藝術家，大藝術家什麼都藝術，連做朋友也是藝術的。

葛 可不是，今兒要看(對胡等)你們的木頭人戲了。這個新鮮玩意兒，我還是生平第一次呢！

何 你知道吧，曼珠，他們那木頭人兒就跟過年馬路上挑擔子玩兒把戲的一樣。

葛 瞎說，瞎說！

戴 (在出入口向外看，着急狀)啊，瑪利小姐還沒來。(隱入)

(大嫂氣喘喘地跑了進來)

嫂 葛先生，葛先生！

葛 跑來幹嗎？為什麼不在那兒收票？

嫂 我是在那兒收票啊！

何 那你跑到這兒來幹什麼？

嫂 (對葛) 葛先生，有個老太婆，沒票子一定要進來。

葛 不讓她進來好了。

嫂 是啊，我不許她進來，可是她蠻不講理，說是非進來不可。後來見我不放，就潑口罵人。

何 有這末不講理的人！

嫂 她還要動手打人呢！

何 渾帳東西，把她趕出去。

嫂 她不肯走！

何 她敢在這兒胡鬧，再鬧叫黎會長招呼警察局的人來抓她。

嫂 葛先生，請你去一下。

葛 真不中用。

何 我去！

(正在要去時，瑪利小姐扶了會長老太太吵嚷着上。瑪利小姐不到二十歲，因為一向養尊處優，所以既驕且嬌。在教會學校裏唸書。一付教會氣。她手裏拿着一堆琴譜。她是黎會長的女兒。老太太已經是六十幾歲的人了，可裝飾仍然入時，她是瑪利小姐的祖母，多話，饒舌，作威作福。)

太 (一路喃喃地)豈有此理,渾帳東西!

瑪 別氣,婆婆!

太 我馬上告訴你媽媽。渾帳東西,不讓我進去。

嫂 (指外)就是這個老太婆!

葛 (吃驚)啊呀(馬上起立)

何 什麼?(一見是老太太,馬上做得畢恭畢敬地)老太太,你老人家來了。

(大嫂發怔)

太 邱家奶奶,你們是怎麼說,請我來看戲,又擋着我不給進去。

何 這是哪兒話,誰敢不讓老太太進去,位子我早就定下了。

瑪 (指大嫂)就是她!

何 是她嗎!可不痰迷了心竅,糊塗腦袋。把我們會長老太太給擋了。(對大嫂)還不快過來給老太

太陪罪(大嫂躊躇)

太 我媳婦在這兒辦的東西,我不能進來看戲,笑話,笑話。

何 對了,真是笑話。老太太今兒賞光是不輕容易的事,偏碰着這種事!(對大嫂)快陪不是。

嫂 (只好向前)對不起,老太太。

太 渾帳東西，剛才你沒看見呢，那付兇神霸道的樣兒，恨不得把我吃了。

嫂 老太太，我——我——不敢了！

何 還不快走！

(大嫂下。)

太 氣死人了。從來沒碰見過這種小丫頭。

瑪 婆婆，你別氣壞了。回頭只要跟媽說一句好了。

何 是啊，瑪利小姐，你說的對。跟這些毛丫頭生氣做什麼？老太太還是到前頭看戲去吧！她一個婦女夜校的倒靨學生，懂得什麼？哪兒知道天多高，地多厚。

太 哼！一個毛丫頭，剛才她還破口罵人呢！什麼人不好派，派這麼個鬼東西收票。

葛 老太太，她一定是不認識。要是——

何 不(對太)這孩子是不好，老太太，就算她不認識你，也該認識瑪利小姐，就算不認識瑪利小姐，看也看不出來嗎？不過，話又說回來，老太太，您老人家是金枝玉葉，何必生她的氣，氣壞了犯不着。還是請到前面看戲去吧！

太 還看戲呢，氣都氣飽了。(對瑪)瑪利，你跟我回去吧！

何 老太太，你千萬別生氣。

葛 (對瑪) 瑪利小姐，他們等了半天。已經讓別的節目提前了。

瑪 門口都不讓我跟婆婆進去，還唱什麼歌！

何 啊呀，瑪利小姐……

(戴進來)

戴 啊！你來了，瑪利小姐，就是你的了。

瑪 我不唱了。

戴

何 不，戴先生，你去招呼去，瑪利小姐就來的。(戴下)

瑪 (生氣地) 禮拜六，我本來是跟同學約好了看電影去的，就爲了這兒要唱歌，唱這個倒霉的歌。

……老遠地趕來受氣。

何 (央求地) 瑪利小姐，隨她去吧，都是這些鬼丫頭不好。根本這個遊藝會就不該找她們。

太 爲什麼找她們呢？

何 說的是啊！這都是戴華明戴先生她們婦女夜校的學生，是她找來幫忙的。

太 還是學生呢，一點禮貌也沒有。

何 可不是？

太 這什麼「鬼校」辦了不化錢嗎？

何 自然化錢了。

太 這種「鬼校」能教出什麼來。

何 我也是這末說，這些學生亂七八糟，都是些下等人。

太 下等人還有好人！這個什麼鬼學校趁早取消，趁早取消！

何 是，是回頭請會長照辦。（見老太太氣稍釋）老太太還是前面看戲去吧！

太 真不要看了。

何 去看看，去看看。（扶了老太太，對瑪利）瑪利小姐，你在這兒預備上台吧！

太 什麼了不起的戲，我梅蘭芳，荀慧生的戲看得都不要看了，當真要看你們的……

何 是啊，說的是啊！老太太。（對台內）陸太太，陸太太，瑪利小姐來了。

（陸上）

太 真是不生眼睛的黃毛丫頭！

（何扶着老太太一路喃喃下。）

陸 （跑過來拉她手）瑪利小姐，快來，快來！

瑪 （嬌）我不唱！

陸 什麼，是誰得罪了你嗎？豈有此理，我來罵她們去。

瑪 不，我不唱。

陸 啊呀，瑪利小姐，你哪兒可以不唱呢？

瑪 氣死人了，人家犧牲了一場電影……

陸 來，來，來！

瑪 我不——

陸 不，瑪利小姐，多少人就等着聽你的唱歌呢！

(小姐稍為高興)

(戴上)

戴 已經完了，就臨到瑪利小姐了。

陸 瑪利小姐，上台吧！

瑪 (稍為和緩) 許小姐來了沒有？

陸 許小姐？

瑪 她跟我彈伴奏的。

陸 沒有來吧！

戴 沒來。

瑪 沒有人彈伴奏怎末好唱？

陸 ——一定要嗎？——我請一個人代好不好？

瑪 不，沒有許小姐伴奏我不唱，我們是練熟了的。

陸 不要緊，我們請胡興達來彈琴，瑪利小姐，他彈得一手好鋼琴呢！

瑪 不行，沒有許小姐，我不唱。

陸 那末——

戴 就要開幕，不能再調了。

陸 那末！（對走過的周媽）去請胡興達先生到這兒來一趟。

周 是！（下）

瑪 我可一定得等許小姐！

（外面催場聲）

戴 觀衆又催場了。

陸 你想想法子，還是調一調吧！

戴 （看節目）下面是密斯葛的唱歌，我去問她去！（下）

(電話鈴響。)

陸 誰的電話？(去接電話) 喂，你是誰？……快來，快來，……你不能來……這……瑪利小姐等着你呢！(瑪利起立) 瑪利小姐，你跟她當面談吧。

瑪 (接電話) 我，我就是瑪利！……你不能來，爲什麼？……禮江要你陪着他，……先一回兒你怎麼沒有說？……不知道？……那我這邊怎麼辦呢？誰跟我彈伴奏呢？……你倒說得容易，這會兒到哪兒去找去？……禮江，禮江，你就曉得你的禮江，……從前咱們在一塊兒你跟我說些什麼了？……你結了婚，就全變了……好好……(怨忿地將電話筒掛了，滿臉失望)

(胡在瑪利小姐打電話時就進來了，陸叫他坐下，等着。)

陸 許小姐不能來？

(瑪坐下，無言，氣得幾乎淚下，外面葛小姐唱歌。)

陸 (安慰她) 不能來也就算了，這是我請來的胡興達胡先生！他是個出名的藝術家，鋼琴彈得好極了！——這是黎會長的瑪利小姐，專門學唱的。現在因爲沒人彈琴，要請——(瑪利嘆氣) 瑪利小姐，幹麼這末難過呢？

瑪 ……唉，真想不到，一個人變得這麼快……！

陸 許小姐不是跟瑪利小姐總是同出同進的？她們大家都說你們是一對呢！

瑪 (羞愧)……

陸 她怎麼了?

瑪 她結了婚了。

陸 哦…… (點頭)

(外面葛唱歌，掌聲，叫好聲。有人叫：「再來一個，」於是又是一隻歌開始了。)

胡 (不耐煩) 怎麼了，陸先生。

陸 (從注意傾聽中回轉來) 哦，瑪利小姐，來，胡先生，請你彈鋼琴，合一遍！

(胡坐下，陸推瑪利小姐，在歌譜中拿了一張，塞在她手裏。)

(胡彈，瑪利小姐停了一息，唱起來，她唱的是一隻傷感的愛情歌曲。)

陸 瑪利小姐，你唱得好極了。我說的吧！剛好胡先生彈的琴配得上。去吧！上台吧！多少人就爲你來的！

(連哄帶騙地推了瑪利下。)

(外面傳來吵嚷聲。)

(何上。)

何 真好笑！

胡 何先生，又有什麼好消息？

何 好消息？一個女瘋子在那兒大吵大鬧呢！

胡 怎麼跑來的？

何 也不知道怎麼攪的，硬要到這兒來進孤兒院。

胡 進孤兒院？

何 唔說也說不通，我叫黎會長叫警察去了！

胡 哦，我去看看！（下）

（陸太太上）

陸 （坐下休息）累死我了。

何 快息着吧！瑪利小姐去唱了。

陸 戴華明還在那兒跟她說呢！這可不關我的事了。

（外面掌聲）

何 怎麼了，拍手拍得這末起勁。

陸 （聽了一聽）還不是我們的交際花，葛曼珠，密斯葛，今兒捧她的人多着呢！

何 陸太太，我說一個人哪，是要交際交際，交遊廣，多熱鬧。瞧今兒葛小姐多出風頭，花籃台上都擺

滿了。

陸 曉得是些什麼人。

何 還不是平常跟她有來往的。

陸 平常打慣了交道，這當兒自然是要送隻花籃捧捧場了。

何 是啊，聽說葛曼珠最近這次進醫院，不是害什麼病——她雖然告訴人說是扁桃腺發炎，實際

上是……（鬼鬼祟祟地耳語）……呸，是這個……

陸 哦！（高興地）怪不得，那末，這孩子是誰的呢？

何 這個……這倒不知道……總出不了有來往的這幾個人吧！不是薛二，就是那個姓江的，可是

又有人說是方震的！

陸 （如受雷擊）哼（咬牙）真不要臉，這末拆爛污，把我們婦女勵志會的臉都丟光了！

何 她名譽本來就不好，可是她還常說別人這樣那樣。

陸 人不說她就好了，她還說人。

何 說的是啊！她可歡喜個背後挖苦人，誰都挖苦。

陸 誰都挖苦？

何 就是你，她也沒有說過啊！

陸 說我？

何 唔。

陸 她說什麼？

何 她說你自命不凡，自以爲了不起。

陸 什麼？

何 她說你太驕傲，外面裝得那末正經，其實背地裏還不知道……
陸 她豈有此理，這個東西！我去問她。

(陸正要下場，大嫂忽忽上來。)

何 幹什麼？

嫂 把休息牌子掛出去。

陸 誰說的？

嫂 戴先生。

陸 沒到呢！

嫂 可是瑪利小姐還沒預備好。

陸 那——你拿去吧，就算提前休息。

(大嫂拿了「休息」牌下。)

(外面一陣掌聲，江還有許多人擁着葛曼珠進。方震也在內。葛滿手花。)

大家 啊！好啊！我們的皇后萬歲。

江 (趨前) 這是老余獻給你的鮮花。

葛 啊，謝謝！擱在桌上吧！(將手中花放下，對方震) 小方，你給我拿的花呢？

方 在台子上。

葛 你怎末一摔就走了來來來！(拉方，方退避)

大家 小方！難得皇后垂青，還不快來！人家是求之不得呢！

(大家拉了他們在一起，大笑，叫「好啊」)

陸 (一直在按捺着，這時忍不下去) 輕點，輕點！

(大家停了叫聲，看着她。)

葛 實在是謝謝諸位的捧場，無以為報，只好把這些花每人分送一朶。(一一分花)

大家 (不禁又喊起來) 好啊，好啊！

陸 輕點，輕點！

(更大的嚷聲壓倒了她的聲音。)

(她大怒，用筆在一張紙上寫字。)

(大家仍在圍着葛，)

(陸寫好字條，貼在壁上，用手敲壁。)

大家 (停了笑) 幹什麼？

江 (低唸) 「後台重地，閒人莫入，喧嘩吵嚷，面責莫怪。」——後台主任白。」

(大家噤聲，面現怒容。)

葛 豈有此理，這是侮辱人嘿。陸太太，你今兒是找着我了是不是？到處跟我爲難，你是有什麼跟我過不去啊，不妨請你說說！

陸 你自己想想好了，這兒是後台……

葛 後台怎麼樣？

陸 請問你領了這大幫人來大吵大鬧是什麼意思？

葛 這都是我的朋友。

陸 你的朋友？可惜你的貴客不大懂得後台的規矩。

葛 什麼規矩？

陸 這兒不是酒樓，茶館，隨着你狂喊亂叫，好像一羣瘋子。

大家 什麼，你罵人。

葛 你侮辱我的朋友。

陸 (對大家) 對不起，請離開這兒！

葛 不要走，(對陸) 你敢！

陸 這是後台，我就管得着。

葛 好好好，後台是你的，我不幹了。重遠，我們走，馬上就走！

大家 走！

(當她吵鬧時，擁進來很多人。戴英，姚都在內。)

姚 什麼事？

何 唔，密斯葛，別鬧了，別鬧了，大家都是誤會，一點小小的誤會。解釋一下就算了。

(拉葛)

葛 讓我走！

何 別走，別走！

陸 真沒看過這末不要臉！

葛 你，你罵人！

陸 怎麼樣，我罵了你了。罵了你了！

(戴上)

戴 輕點，輕點！外面台上都聽見了！

陸 (大聲) 聽見了才好。我就要大家聽見，聽聽究竟是誰有理，誰不要臉！

葛 你們大家聽聽，講理不講理！(對陸) 你才死不要臉！

陸 你死不要臉！

(二人箭拔弩張。正在危急時，大嫂扛了「休息」牌進。)

嫂 開幕了，開幕了！(把牌子剛好放在台口)

何 (對大家) 別吵了，你們也該「休息」了！

(大家起立向台上走去，幕恰在這時落下了。只留下一個「休息」牌在幕外。)

何 (十分鐘後，台上有嚷聲。笑聲，叫「瘋子」聲。接着何像一陣風似地衝進來。顯然躲避什麼。)

(大驚小怪地) 啊呀，啊呀！(把「休息」牌絆倒了，埋怨地) 誰把這東西放在這兒的，混帳！現在還

「休息？」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！

（她氣忿忿地把「休息」牌撥到牆角，於是幕開了。人聲繼續着，姚、陸都由台上走出來，周媽站在門口對誰

大聲說話。）

姚（對背向內的周媽）又是什麼？

（外面人聲笑聲叫「瘋子」聲。）

周 不要進來，不要進來！

姚 什麼？

周 啊！瘋子——

（一個女人衝了進來，披頭散髮，衣服襤褸，面黃肌瘦，抖抖索索地，她攜着一個骨瘦如柴的小女孩，精神失常。

語無倫次，大家嚇得馬上後退，何代英，大嫂也跟着上。）

瘋 我求求你們，求求你們老爺太太（伏地叩了一個頭）幫我個忙，幫我個忙吧！

周（拉她）走開，走開！

瘋 不，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！

英 別拉她，周媽，看她要說什麼？

瘋 小姐，可憐，可憐我，可憐可憐我的孩子。

(走向陸)

陸 走開，走開，(掩鼻) 醜死了，趕快走，周媽，你死了！

周 走瘋子。

瘋 我不瘋，我不瘋，你聽我說，我不瘋。(向英) 太太！

周 你眼睛瞎了，人家哪兒是太太，大小姐！

瘋 哦，大小姐，你聽我說！

何 有什麼好說的，還不快去。

瘋 (向何) 讓我說兩句，只說兩句。大小姐！

何 大小姐，(得意) 嘻嘻！

周 真是瘋子，吡小姐太太，叫太太大小姐。(對瘋) 噯，滾！

英 聽她到底要說出什麼來。

瘋 謝謝大小姐，你行行好。將來嫁個好丈夫，福壽雙全。

周 去，去，去滿嘴瘋話。

瘋 你——你——讓我說，求求你，太太！

周 (踢她) 快去，還不是你那什麼女兒要進孤兒院！去你的孤兒院！

瘋 不，不，你不要踢我，讓我把話說完了。

何 你倒讓她說說看，周媽！

周 瘋子，一派瘋話！

瘋 太太小姐們，我不瘋，我沒有瘋！我的女兒病在家裏，不，我的男人——（指身邊）這就是——哦，我男人病得快死了。可是我的女兒（對畏縮的女兒）寶貝，別怕，他們不會打你，有媽在這兒。——我就這一個女兒！

英 那你怎末說你女兒病在家裏？

瘋 病在家裏，我的女兒誰說的？（對女孩）乖孩子，你沒有病，好好兒的，她們咒你！

陸 瘋瘋顛顛地，快趕她出去，這股鬼味把頭都燻疼了。

周 喂，你真地不走？（惡狠狠地走了過去）

瘋 （以爲是要搶她女兒）走開，走開，不許你碰我，一碰，你敢動我女兒一根汗毛，我就打死你。不，不能（軟弱地）這是我的女兒，我就這一個女兒（緊抱）可憐的寶貝，你已經三天沒有東西進口了。寶貝，心肝，你餓嗎？……

女孩 （哭）媽！

瘋 別哭，別哭（向大家）太太小姐，可憐可憐我女兒吧！

嫂 (走過去拿了吃剩藏起的麵包給女瘋子)拿去!
瘋 多謝,多謝,(給她女兒)乖孩子,你吃,你吃!

(女孩大口地吃。)

嫂 (倒了杯水)喝點水,別噎着。

陸 喂,別給她,茶杯弄髒了,誰還能喝茶。

嫂 回頭我洗乾淨,陸太太!

(女孩喝水。)

陸 好了,好了,吵得夠了。

何 走吧!

(瘋子不走。)

何 你還要什麼?

陸 唔(對周媽)這兒一塊錢,給她叫她快走吧!

瘋 我不是來要錢的,我不要錢,我不走!

陸 那你要幹什麼?

瘋 我要請太太許我把這女兒送進孤兒院。我們快餓死了。她爹病在牀上。就這末躺着,躺着,躺着。

整整一年了。什麼東西都當盡賣光，我們就要餓死了！太太小姐們，救救我們。
少廢話，儘是裝的。

瘋 可憐我孩子餓成這個樣子，就只剩了皮包骨頭。太太們，我就這一個女兒，我不能讓她活活地餓死。（跪下）求求太太小姐，許我女兒進孤兒院吧！

何 你發瘋了，你進你的孤兒院，關我們什麼事。

陸 別再跟她談，她不走了。

瘋 別騙我，我求求你們別騙我！你們這兒是孤兒院，他們都這末說，人家叫我來求你們太太小姐，進有法子。你們不肯收留我女兒，可憐我女兒要是再沒地方去，不餓死也得給糟塌死了。（女孩哭）寶貝，別哭，別哭，你不能餓死，我不能讓你餓死。寶貝一定要活着，媽要你活着。（又向大家）求求你們，太太小姐們，救救我女兒，救她一條小命，我來生變牛變馬報答。

陸 真纏不清。也攪不清楚怎麼回事。

英 喂，我問你，你是不是沒有錢養活你女兒？
瘋 是的。

英 男人病着？

瘋 我男人得的是肺病，醫生說要吃補，要養息。太太，我們飯都沒有得吃啊！

英 我不是問你這一個，你是不是要把你女兒送進孤兒院？

瘋 我的女兒，我就這一個女兒，我真捨不得丟了她啊！

周 咳，你剛才還說要送她進孤兒院？

瘋 太太們行行好事吧，她快餓死了。誰肯送走她親生女兒？可是……啊，太太啊，她爹要……要賣

了她！所以……所以……聽人說有個孤兒院——

英 好了！我知道了，你是要把你女兒送進孤兒院。可是，這兒不是孤兒院。你聽清楚了沒有？這兒不是孤兒院。

瘋 (如夢方醒) 這兒不是……你們不騙我？

周 誰騙你！

瘋 不，我不信，你們騙我，這兒明明是孤兒院，我知道，一點不會錯的……你們騙我，我受盡了人的

騙，我也是好好人家出身，你們不能騙我，不能騙我！

陸 快點，快點，推她出去！嚇死人了，周媽，周媽！

周 走，走！(推她)

瘋 騙子，你們盡是些騙子啊呀！(被周媽推下)

(大家喘了口氣，逐一下場，只有陸還在。)

陸 真討厭，後台已經小了，還要闖進這些人來。

(戴上)

陸 什麼節目了？

戴 瑪利小姐的鋼琴獨奏。

陸 哦！(要下，對進來的周媽)走了？

周 唔，她硬不肯走，被我拉出去的。

陸 把門關起來！叫你守着，坐在這兒，你偏不聽話！

周 是。(關門)

(葛推門進來)

葛 (怒容) 什麼，當真不許我進來！

(陸不理，下)

戴 密斯葛，下面就是你的節目了，請你預備預備！

葛 還用得着我？

戴 斯密斯，別生氣了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！(下)

(葛氣憤憤地坐下。周媽剛關好門，瘋子又向內衝着，要進來。)

周 怎麼你又來了？

葛 誰？

周 一個女瘋子。

葛 快趕了走！快趕了走！

瘋 (趁她們談話時進來了) 太太小姐們，你們這兒是孤兒院，我知道。求你們收養我的女兒。要不，她會給她爸賣了。太太！

葛 (轉身見她，大驚) 啊！(馬上轉身，不敢看她，要走)

瘋 太太，別走，我求求你，做做好事吧！

周 這個鬼東西，滾，給我滾！

瘋 行個好吧，太太！

周 滾開，要你在這兒胡纏！(打她)

瘋 (瘋狂地) 你，你打我！天哪！我也是好好人家出身，……救命啊，救命啊！

周 (拉她) 去你的吧！

瘋 不行，不行！

周 去你的孤兒院去！

瘋
啊，啊！

(周媽又把她推了出去。)

葛 (看了看她的後影，發怔) 她，怎麼到這兒來的？

周 (回來) 這個東西！

葛 怎麼？

周 也不知道哪兒來的這末個女瘋子！把人頭都攪昏了。

(稍停)

葛 周媽！

周 唔！

葛 你去——

周 去幹什麼？

葛 (拿了幾張鈔票) 你去把這錢給她。

周 她？

葛 那個女——女瘋子，不要說是誰給的，就說是……隨便誰給的好了。再問問她，現在怎麼樣了？

周 (莫明其妙) 唔？

葛 快去！

周 是！(拿了錢下)

葛 真是她，到了……這步田地……

(外面鋼琴聲)

周 (又上) 她已經走了！

葛 哦！(慢慢地拿回錢) 已經走了！

周 追不着她。

葛 哦！(慢慢走出)

周 (不解地) 奇怪！

(舒舒上)

舒 什麼事奇怪，周媽？

周 剛才那個女瘋子，你看見了沒有？

舒 怎麼沒看見，跑到這兒來要進孤兒院，笑話！

周 不是這個，剛才女瘋子又跑了進來，讓葛小姐撞見了。她特爲叫我送錢給她！

舒 那是她的好心。

周 不，你聽我說，她先聽我說是個女瘋子，就叫我馬上把她趕走，後來女瘋子一衝進來，她忽然楞

住了——後來女瘋子一走，她就叫我送錢給她。一給就是二十塊，這不奇怪！

舒 也許她一見了那瘋子，心裏受了感動，就大發慈悲，慷慨起來。

周 葛小姐還要我好好地問她呢！

舒 這有什麼奇怪？

周 你聽我說啊，我一回來，只聽見葛小姐一個人自言自語地說：「真是她到了……這步田地！」

她一看我就馬上裝做若無其事的样子走了。可是我瞧她臉色很難看，好像還淌了眼淚。

舒 哦！這末說葛小姐一定認識這個女瘋子！

周 我說一定是她的什麼親人。

舒 瞎說——

周 你不知道，葛先生從前——

(外面有人唱椰子調。)

舒 (向台) 啊呀，老摩登唱椰子調了。

周 來了，來了！

(老摩登哼着椰子調進來，看見大家在，更加賣弄地大唱。)

(她後面跟着大嫂，代英，葛曼珠，……等人，大家好奇地看着她。)

何 (唱了幾句) 啊，周媽，給我倒杯水來！

周 (倒水) 何先生，你潤潤嗓子。

何 可不是，陸太太硬要拉我唱齣梆子戲，我又不得不唱，我已經許久沒唱這個玩意兒了。

(胡興達上。)

舒 何先生唱梆子調，我去叫他們叫「好」去！

何 啊呀，(作怒狀) 鬼丫頭，快別去，誰希罕他們叫好，叫得人心跳啊跳的。

葛 (故意) 邱太太是老上台的，有什麼心跳。

何 是啊，(對胡斜睨一眼，剛要說什麼，見她女兒在) 代英，你到前面看看去，你叫那些叫好的觀眾千

萬不要鬧着送花籃什麼的。

英 可是，前面好像沒有……

何 胡說，多少人要送我花籃呢！就等我一出台……你不去！

英 我去，我去！(下)

葛 何先生，像你唱得這末好，不知道要有多少人捧場！

何 (笑) 嘻嘻說哪裏話。

葛 你想，多少人想聽聽不着！何先生先來一段啊！

舒 好！(拍手)

何 (搖頭) 不！

葛 我們大家都在這兒等着，(對胡) 胡先生，是不是？

何 (興奮) 哦！(又唱椰子調)

(大家擠眉弄眼，覺得不大入耳，逐漸退出。)

(周媽倒了一杯茶幾次要遞給她，見她起勁地在唱，只好退回。最後她唱完，向觀眾一鞠躬。)

周 (遞茶) 何先生，你口渴了吧！

何 唔！(回頭正想得到讚美，誰知一個人也沒有了。)

(舒舒在門口鼓掌)

何 (怒) 鬼東西，要你拍手幹什麼？

(舒退。)

(代英進。)

英 是沒有送花籃的。

何 (大怒) 走走，我曉得你沒好事做。(下)

英 (代英怔了一怔,然後四處找東西)
咦,電棒呢?

(胡興達上)

胡 找什麼?

英 我的電棒。

胡 不是你自己放的嗎?

英 ……這會兒找不着了。

胡 (幫她找)我來,一定找得着。

(找了半响,還是沒有)

英 (笑)你也不行呀!

胡 別找牠了!(握着她的手)等會兒,問問他們,也許誰拿的。

英 放開我,讓我媽瞧見了。

胡 瞧你嚇得這個樣兒。

英 何必讓她生氣呢!

胡 將來你還要離開家。

英 那是將來的事。

胡 我看你媽也許曉得了一點，聽她語氣——我看你還是跟我們一齊走吧！

英 急什麼，我答應你來，決不會失信的。

胡 只要你守信就好。

英 我是一定守信的，不像你們男人，一不高興，就把人忘了。

胡 你說我？

英 也差不多。不說別的，老何臨走都不跟希娣說一聲。從前那末要好呢！

胡 可是希娣爲什麼不去問她呢？

英 你總是幫着他說話，你沒有看見希娣多可憐！

胡 她有什麼可憐？一個大小姐，你叫老何怎麼敢跟她來往？她現在又有了職業，能掙大錢了。

英 (慍) 興達，你一點沒有同情心。你們男人都是一樣走開。

胡 (柔和地) 代英，不，我說錯了。回頭我去跟老何講，叫他去跟希娣辭行。

英 這就對了。希娣是個可憐的女孩兒，她寂寞孤獨，人又是那末脆弱，她是多需要安慰和鼓勵啊！

胡 是的，誰都一樣，誰都要人的安慰和鼓勵的，代英，你說對嗎？我在這兒想，將來有一天，我們倆在一起做事，你幫助我，我幫助你。在工作裏找到許多安慰。一到工作完畢，我們就去玩，看戲，聽音

樂看書開茶會，或是到外面去散步，打球……

英 划船，游水，要是在鄉下，我們可以騎馬，一齊在野地裏跑。讓樹葉在我們身邊擦過，風吹着我們的衣裳，又送來野花的清香。

胡 我們坐在草地上休息，我們頭頂上是藍色的天，白色的雲。你躺着，我也躺着，我們談那些叫人不能忘記的話！我們倆個人，我們……（緊握着她的手，兩個人不知不覺地擁抱起來）

（舒舒上，看見他們兩人這樣，急退，拉了大嫂爬上燈光台向下偷看。）

胡 離開了這兒，離開了這種紙醉金迷的地方，去尋那愉快的新天地。代英！（抱了她，要接吻）

（舒舒在樓上吹哨子，他們分開。）

（他們四面望望沒有人，又要接吻，舒舒第二次吹哨子，他們又分開。四處找。）

（我不着人，胡拉了代英到屏風後，擁抱，接吻。舒舒吹哨，他們不理，她作失望狀。）

（通舞台出入口有人聲，大家說：「好極了，好極了！」又有人說：「再見，再見。」）

（故作大聲）啊呀！（和大嫂走下扶梯）

英 有人來了！

（姚陸二人由隔壁化妝室出。）

陸 的確唱得好，不愧是明星——

姚 (對英) 哦，你們！

英 我……我……

胡 邱小姐找電棒，她忘了在哪兒，我幫她找……

姚 (瞪英) 唔！

(英，胡尷尬地下。)

姚 (搖頭) 剛才邱代英跟那個男的——兩個人躲在屏風後面……

陸 也不知道做什麼？

姚 我早就說過，遊藝會不要男的參加一個女孩子跟男人能夠做出什麼好事來。

陸 也不害羞，青天白日地，要是給外人看見，可不把我們婦女勵志會的臉都丟了？

姚 哼！她母親也不管教管教。這末放縱自己的女兒，真是……(下)

(方震和江重遠走了進來，一邊說話)

江 密斯脫方，你的魔術是哪兒學來的？

方 你問我的魔術哩，說來話長。一句話，多半是我獨出心裁想出來的。你先看我這衣裳的設計。

(+換了一身奇異的大禮服)

江 好好，今兒我是跟你捧場捧定了。哈哈哈哈哈！(抬頭見陸在，窘)

(隨轉身看牆。)

江 (看牆)「後台重地——」(下)

方 江先生，你來看看——(穿了魔術衣從屏風後走出)江先生，看我這件大氅！

陸 好漂亮！

方 江重遠呢？

陸 走了！

方 這位先生！怎麼跑了！

陸 這會兒你在哪兒的小方？

方 看戲。

陸 我怎麼沒見着你。

方 我也沒見着你。

陸 好利嘴，現在練出來了。

方 真的嗎？托福，托福。

陸 不要跟我油嘴，明兒晚上我請你到我家裏去——

方 可是我——

陸 沒有功夫是不是小方，你聽着，明兒晚上你一定要來，不來我可饒不了你，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說。——昨兒個我寫了一封信打算寄給你，後來沒寄，給撕了，小方，你這個人——
(邱代英進來)

方 (借此脫身) 密斯邱，你是要找電棒是不是？——(拿了棍) 我給你找着了。

英 (接下) 謝謝你！

方 你什麼時候舞啊？

英 快了！

方 哦！

陸 小方，你不要看——

方 (仍對英) 這電棒倒是新發明，密斯邱從前只有火棍！

陸 小方！

方 你先舞給我看看！

陸 小方！

英 陸太太叫，你，密斯脫方。

方 舞啊！

(舒舒，大嫂，二人上。)

舒 朱先生，我們該上戲了吧！

陸 (不耐煩地) 你們去問戴先生去！

嫂 邱先生，戴先生呢？

方 別鬧，邱先生要舞電棒了。

舒 我去關燈(爬到燈光台上)

(燈熄，英舞電棍)

(突然光全滅了。)

大家 (亂) 啊呀！

(陸乘勢拉了小方，要擁抱他。)

方 (叫起來) 啊！

大家 (吃驚地) 什麼事！

舒 怎麼了？(將燈光台上的燈泡打亮，剛射着陸與方，其時陸正拉着方衣不放。陸太太？

(方窘，陸面紅。)

陸 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是方先生的衣服絆在我的身上了。

大家 哦！

(何上，怒容。)

何 代英，你來！

英 什麼事？媽！

何 跟我走！

英 我就要上台了。

何 什麼上台不上台！

(戴上。)

戴 代英，你怎麼也要人催！(拉她)

何 戴小姐，別拉她！

戴 何先生你——

何 讓我跟她把話說完了。

戴 何先生，你等一會說好不好？這就是她的節目。

何 不行，叫你們的節目等一會兒好了。

戴 何先生，有話等一會兒說，現在等着就要開幕！

何 我管你開幕不開幕，女兒是我的，我要跟她說幾句話。你不讓我說？

戴

陸 密斯戴，調個節目吧！

(陸，戴，還有方都走了。舒舒等也下，在門帘外偷看。)

何 代英，你把我氣死了！

英

何 你這死不要臉的丫頭，把我臉往哪兒攔。瞧不起你這點兒年紀，就會作怪。

英 什麼，媽。

何 什麼！虧你還問得出口。剛才你跟胡興達兩個人在屏風後面幹什麼？

英 我——

何 我——你說！

英

何 你以為背着我做事我就不知道？你好大膽子。

英 媽——

何 告訴你，我不能由着你胡作非為，把名聲都糟塌了。

英

何

我一向是放任你慣的，我就只有你一個女兒。我本來不贊成管得太緊，你又是這末大的人了。交交朋友是不不要緊的。哪兒知道，你你——做出這種卑鄙醜態不要臉的事！

英

你說的什麼呀，媽？什麼！你們倆躲在屏風後面那個，那個——我不用說了。你這不要臉的東西。

英

不——
你還有什麼話說？

英

我們倆感情好。

何

(怒)什麼？
我愛他！

英

什麼，你愛他——？
他也愛我！

何

(大怒)你愛他，他愛你，虧你這付老臉皮，說得出口。你也懂得愛！
媽！

何

不許你再說一句話。從今兒起，你不許再跟他見面。我馬上回他房子。你就坐在家裏，不許出大

英 門一步。趕明兒找個人家，把你嫁了，省掉我多少麻煩。走走，你給我回去，馬上回去！

可是——

何 去，馬上死回去，不要在這兒活丟臉！

(何推英下。)

舒 (在門縫中出現，對後面的大嫂) 你看見了沒有。老摩登把小邱先生拉回去了。

嫂 好兇。

舒 她倒會管小邱先生，可就不會管管她自己。這末大年紀了，還寫情書。

嫂 不知道寫給誰的。

舒 (走到門口向外看) 真地拉回去了！

(戴上。)

戴 你們不去化裝，在這兒鬼鬼祟祟地幹什麼？

嫂 小邱先生被拉回家裏去了。

戴 呀？

舒 老摩登拉她去的。

戴 爲什麼？……她還有表演呢，……她走的時候沒有留下什麼話？

舒 沒有。老摩登罵了小邱先生一頓，後來就把她拉走了。說是不許她再出來。

舒 (驚) 啊，這——(對她們) 你們快去化裝去化裝去!

(大家下，戴亦忽忽下。)

(老摩登上，後面跟着胡興達。)

何 胡先生，請你來說幾句話。

胡 (不願地) 說吧!

何 請你這邊來。

(二人走到台中。)

胡 是不是房子的事，我已經跟你說過了，我明天就搬。

何 (客氣地) 不是這個，胡先生，剛才我聽見人說，你和我女兒在一起，就在這屏風後面——

胡 怎麼?

何 我問過代英，她已經承認了。

胡

何 胡先生，我女兒年紀輕，不懂事。可是你——我一向總是信任你的。不過這件事在別人，別人却不是這末說，這叫我女兒以後怎麼做人呢?

胡 可是我們——

何 不管你怎麼說，你總脫不了干係。我女兒比起你來總還是個孩子。隨便說給誰聽，你這罪名是
小不到哪兒去的。

胡 邱太太，你——

何 自然我是個開通的人，可是我也不能讓我的女兒這樣胡鬧。我早就跟你說過了，胡先生，叫你
少跟她來往。你曾經答應過我，可是剛才代英對我說，這全是你引她——
胡 不絕不。

何 胡先生，我不是講不通的人，只要你答應我以後再不跟我女兒來往，我也就不再追究——

胡 你是——

何 我總是相信你的，只要你守信用，我就只當沒有發生這件事一樣，你也不用搬走。只要叫我女
兒避開好了。

胡 我是要搬走的！

何 不必這刻兒搬走，別說你找房子困難，在別人看來，也未免太露痕跡。我本來不是什麼老頑固，
你不必把這事放在心上，只管住下去。說句老實話，我們也要胡先生這樣一個男人照應照應
呢！

胡 可是我……

何 我們就這麼說定了，胡先生，你答應我了！（不等他回答）我是怎麼一個人，胡先生不會不知道，不是談不來的。胡先生，我對你是一向傾慕，你的藝術天才實在叫我佩服到一百二十萬分。（對鏡一面塗胭脂，一面對他談話，越過越靠近）

胡 （連退不迭）邱太太……

何 你別怕我啊！我真心地崇拜你。喏，胡先生，（低聲）我送你一樣東西，一點兒小東西。上次你不是說要買雙皮手套……我特地買了一雙……（打開手提夾，拿出一副手套，又我……）咦，沒有了。奇怪！丟了！

胡 邱太太！你這是做什麼？

何 這是送給你的，還有，還有——（又找）

胡 還有什麼？

何 一封信。

胡 什麼信？

何 啊呀，這可糟了。

胡 人家寫給你，還是你寫給人家的？

何 我寫給人家的。

胡 那末再寫一遍好了。

何 可是這……這……

胡 怎麼？

何 胡先生，這封信是寫給，寫給你的。

胡 (不解) 寫給我的？

何 唔。

胡 邱太太，你有什麼話，儘管當面說好了。

何 這……這……

胡 講啊，邱太太——

何 我……我……不好講。

胡 邱太太這末大年紀了，還有什麼說不好講的。

何 這……

胡 邱太太可以做得我的媽，心好，爲人好，有什麼吩咐，我是沒有不聽從的。

何 不過——

胡 (不耐) 邱太太，沒別的事了！

何 不過——

胡 對不起，我要到台上了！(下)

何 (自語) 他到底是有意還是無意，好像是……他愛代英？他不愛代英？他說我的心好，爲人好！要

聽我的吩咐！……(決定地)他不愛代英！(喜悅地下)

(舒舒，大嫂掀開門帘上。)

舒 走了，走了！這可沒猜錯，正是胡興達。(拿出一封信，在上面寫了幾個字。)

嫂 你這封信讓誰交給她？

舒 周媽，就說是外面送來的。

嫂 信呢？我看看！

舒 這兒！

(唸信)「我的邱太太，想不到你對我這樣好。以前我全不知道。我當你是假的，現在才曉得你對我是真愛情。我是多愛你啊，你是天上的月亮，又美又光；你是春天的花朵，又艷又香。你笑起來格格地響，叫我高興，你愁起來雙眉緊皺，萬分漂亮。我希望你常在我的身旁。可是這兒人多眼雜，最好在十一點鐘戲快散的時候，到戲院對面空地上等我，我自然來見你，暢叙衷腸，你

舒 可！不能失約啊！你的達。『好極了，好極了。舒舒，你倒會寫情書，哪兒找來的這些句子？』
別說閒話，誰去交給周媽去？

嫂 我去！

舒 好，老摩登接到這封信不知道要怎麼高興呢！

（大嫂拿了信下，代英在門口張望，見沒人了，然後進。）

英 （低聲）舒舒！

舒 啊！邱先生！

英 快給我叫一聲胡興達胡先生，叫他就來，我有要緊的話跟他談！

舒 哦！（急走）

英 不要給別人聽見啊！

舒 知道了！（下）

（胡上。）

胡 代英！

英 我媽要把我關起來！

胡 怎麼？

英 她不知道聽誰說的，我們剛才在屏風後面——

胡 還不是姚瑞華這寡婦。

英 偏偏給她碰着，偏偏她又去告訴了我媽。這會兒可怎麼辦呢？她要我住在家裏不出大門一步，還要把我送到別處去，整天地看着我，還要把我嫁了。興達，你說該怎末辦？

胡

英 你怎麼不說話？趕明兒我們就會不着了。你再一走，我們怎麼辦呢？我們還能夠會面嗎？（哭）

胡 別急！

英 這當兒還叫人別急。你就不出個主意，不管人死活，只顧你一走了事！——你還說要衛護我呢，你全不顧我，你不愛我！

胡 代英，我那裏是那種人？你聽我說，我不早就叫你跟我們一齊走，離開這種家庭。——那時候你不肯，你要等些時候，你要依着母親。現在——

英 ——你說怎麼辦？

胡 馬上跟我們一齊走！

英 走？

胡 唔！是不是，一提到走，你又怕起來了，別怕。我們提前到今天夜車。老何不會有什麼問題，趁着現

在還早，你媽不在家，快去拿點隨身要用的東西。馬上到何健住的地方。好在我們還只有一齣木偶劇了，等到一完我們就趕回來，即刻動身。快，快去！

英 可是我媽——

胡 到這時候，你還你媽你媽的，只要留個字條兒告訴她得了，你瞧她來了！

(代英急驟入屏風)

(荷上)

何 (滿面春風) 胡先生，你一個人在這兒。

胡 唔！

何 那個——我已經接到了。(笑着在他靠近處坐下)

胡 什麼？

何 不要緊的。(看見他心神不定) 這兒沒有人吧！

胡 沒有人。

何 你真寫得好啊！我還得好好兒地讀三遍。

胡 (贊明其妙) 讀什麼？

何 噢——哦——你怕——好，回頭談吧！

胡 回頭談吧！

何 胡——你真是個大藝術家啊！

胡 ——（突然）邱太太，你沒有事嗎？

何 我有事——哦，哦，還早着呢！（看見他儘對屏風看）你老是看着那邊幹什麼？（胡回轉頭）你說我這件衣裳的花樣好，不好？

（胡莫明其妙，搖頭。）

何 不好嗎？我本來帶了衣服來是要換的。我現在就換，你在那兒等着。等等你看看贊成不贊成？

（走向屏風。）

胡 不，不要去。

何 爲什麼？

胡 不——

何 你沒有看見我的新衣服呢，看見了一定非常高興的。（仍走去）

胡 別（何停）你——我是說你身上這件衣裳美極了！不必——

何 真的嗎？那我就不用去換了。你坐下來，這會兒台上正表演着國術呢！

胡 幹嗎不去看看，邱太太？

何 不，我不愛看那種亂碰亂跳的玩意兒，你歡喜看嗎？要是你歡喜——
胡 是的，我有時倒歡喜看看。

何 (起立)那末——

胡 你先去，我就來。

何 你一定來！

胡 一定！

何 好，我在那邊左角第二排第一個位子看戲。

胡 好！

(何要下。)

胡 這個老東西。(低聲，向屏風)出來，出來！

(何又走回。)

何 你一個人在這兒幹什麼？不嫌寂寞嗎？幹嗎不一起去看看。

胡 不。

何 爲什麼？你不是等什麼人吧，那你對我——就——就——太不忠實了！

胡 不。(人急智生)我有點兒頭疼。(坐下，作頭疼狀)啊呀！

何 頭疼，啊呀，那怎末好！發熱嗎？

胡 好像有點兒。

何 我來捫捫看！

胡 (避開) 不，不要捫！

何 (硬捫) 是的，有點熱，我給你叫他們買頭痛粉去。周媽，周媽！

胡 不用，不礙事的，我這是老毛病，只要靜坐一會兒就會好的。

何 那我陪着你。

胡 不，我這頭痛必須一個人，靜靜地養會兒神。

何 我不開口好了。

胡 你還是走開的好，邱太太，我一見着人就煩。

何 那我坐在屏風後面不讓你見着。

胡 啊呀，那更不行了，我心裏總覺得有個人坐在這兒。

何 (急) 那，那就沒有法子了好，我在場子裏等你。

胡 好好，我就來的！

何 (走走又回) 記好，左邊第二排第一個位子。(下)

胡 (喘了一口氣,對屏風) 你媽走了!

(代英從屏風後出。)

英 嚇死我了,差一點兒讓她碰着她……她對你——

胡 你現在知道了!——快去吧!別讓她再來碰着!

英 你們一定就回來啊!(要下)

胡 哦,等一下,老何房間的鑰匙,——我去拿去。(下)

(代英一人惶恐地站在門口。)

(戴上)

戴 你一個人,小邱,剛才她們說你媽拉你回去了——

英 別談了。阿戴,戲散了,你到何健那兒來一趟,我們談談。我就要走了。

戴 走?

英 唔,我們以後不在一起了。希望你常給我寫信。

(胡拿鑰匙上,健亦隨上。)

健 怎麼了?

胡 (對英) 快走吧!

(英下)

戴 代英，代英(跟下)

健 怎麼忽然又要提早。

胡 她媽曉得我們的事了，要關她在家裏。她現在馬上得跟我們一塊兒走。

健 哦！那末，就明天！

胡 越快越好。說不定今兒夜車。

健 那怎麼成？

胡 你有什麼事來不及？

健 我是沒有什麼，你們呢？

胡 一點也不能耽擱，要是給她媽知道了就走不成了。

健 哦——

胡 你也準備一下。

健 我——沒有什麼準備，除了把這些木頭人放放好，送給朋友。

胡 (看鐘) 還沒到嗎？

健 快到了。

胡 我去叫阿戴調到前面來。(要走，停)老何，你怎麼不跟姚希娣辭行？

健

……
她很關心你。

健

……
代英跟我說了，她聽說你要走了很難過。

健

……
我給你去叫她來談談。

健

不必。
爲什麼？

健

又何必多此一舉呢？已經是要走了，留下些叫人一想起來就難受的印象做什麼？
胡 你這個人就是這點不爽快。我就不懂你們爲什麼從前那末好，這會兒又這末冷淡，

健

過去的事談牠做什麼？
胡 我並沒見你們吵過，鬧過，可是却一下子就疏遠了。

健

是的，疏遠了，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？
胡 爲什麼沒有辦法？我相信你們倆都沒有什麼惡感。我去找她去。(下)

健 可是她——(胡已下)我們還有什麼話談呢！從前我對她那末好，她像是全不知道，是的，她怎麼會愛上我這末一個窮小學教員？她漂亮，她是個小姐！我為什麼存着這種妄想？忘了她吧，忘了她吧！在自己的工作上努力，也許有一天——不，不，還是不要想起的好。(下)

(胡與希娣上)

胡 (見健要走)老何，老何！你怎麼跑了！(跑下，去拉健)

娣 ——一看見我就走了。他不願意見我臨走了，都不肯告訴我一聲。唉，還有什麼說的？唉！

(胡拉了何上)

胡 你們談談！我在外面給你們看看。姚主任不會來的。(下)

(靜，凡華林的獨奏聲)

健 ——希娣，胡興達一定要拉我來，我實在——

娣 什麼？

健 不——是的，我是要跟你說一聲，我就要離開這兒了。

娣 離開這兒——

健 是的。

娣 一個一個地都走了，就剩下那些最沒有用的——(難受地)路上，好好兒當心。

健 希姊，你的身體不好，應該保重。
健 我本來想不同你說，怕大家都不好受，而且……我們只是一個普通的朋友，又何必多此一舉呢！

姊 一個普通的朋友……

健 是的，也許連朋友也說不上。真是好奇怪。記得我們從前幾個人常常在一起，忽然地就疏遠了。

姊 那是因為你到別處去了一趟。

健 等到我再回來……

姊 我們都大了！

健 大了，什麼都變了。

(靜默)

姊 人活着有什麼意思？

健 只要牠用力活下去就有意思。

姊 「用力活下去，」那是多苦的事啊，不知怎麼地，我覺得沒有力氣活下去。

健 那是因為你身體不好。

姊 我是多羨慕你們身體好，有勇氣，有胆子，對未來抱着無窮的希望！

(147)

健 你?

娣 我——(突然地)你們明天就走嗎?

健 是的。

娣 這末快?

健 這有什麼呢?一個孤孤單單的人,沒有父母,沒有親戚,也沒有朋友——

娣 你不耽擱幾天?

(健搖頭。)

娣 遲幾天也不行嗎?

健 胡興達,代英他們要越快越好!

娣 越快越好!要是你能等兩天——

健 怎麼?

娣 也許有人要跟你一起走。

健 誰?

娣 你能等嗎?

健 他們已經決定了。

姊 唉！

(沉默，凡華林聲。)

健 有時候我在那兒想，我要是不走，留在這兒……

姊 留在這兒？

健 可是又有什麼意思呢？我碰來碰去的都是些不如意的事情。我的情緒壞極了。我幾乎失掉了做事的勇氣，我不得不另外尋一個地方——

姊 是的，你是該到那些有作爲的地方。發展你的才能。

健 (看着她) 換一個地方？

姊 (稍點頭) 是的吧！換一個地方！

健 唉——

姊 你爲什麼嘆息？

健 ——我——我嘆氣了？

(靜。)

健 姊 我們什麼時候能再見呢？
不知道。

姊 唉！(啜泣)

健 你？

姊 沒有什麼。

健 希姊！(突然鼓起勇氣)希姊！我們從前——我一定要同你說我——

姊 什麼？(睜眼看他)

健 (搖頭，失去了勇氣)我明天就要走了。

姊 明天，明天！——(突然用力地)健！

健 你是要——

姊 你停兩天走好不好。只兩天——

健 爲什麼？

姊 不，不，你是不能等的，可是，可是——

健 你要說什麼？

姊 我母親——

健 你母親——她是不願意你跟男朋友來往的。

姊 她，她，她可就要跟我訂婚了。(希望他援救)

健 (冷淡) 哦! 我早就聽說了, 聽說那個人很好, 我……我恭喜你!

你你恭喜我?

健 可惜我來不及參加典禮了。

娣

健 希娣, (起立) 明兒我走, 不再跟你辭行了。

娣 健——

健 再會!

娣 你走了, 會有信來嗎?

健 不, 為什麼要有信呢? ——身體保重! 再會! (下)

娣 (近) 健, 健! (不見了他, 傷心地) 他走了, 他就這末走了!……他, 他他不愛我, 誰也不愛我, 世界上

就只有我一個, 一個可憐的, 孤獨的! (坐在椅上啜泣起來。)

(凡華林的哀泣聲。)

(何上, 手裏拿着那封信。)

何 (四面看看) 不在這兒了。他是怕難為情吧! (熱中地唸) 「我的邱太太……我是多愛你啊!」 (得意

忘形) 「你是天上的月亮, 又美又光!」 (對鏡做身段, 自己讚美) 「你是春天的鮮花, 又艷又香。」

(又作一身段，並作噢狀)「你笑起來格格地響，叫我高興。」(對鏡作種種笑態，最後擇定一種，點頭認爲滿意)「你愁起來，眉頭緊皺，萬分漂亮。」(又對鏡作皺眉狀，點頭滿意)「十一點鐘戲快散的時候，對面空地——」(將信置胸口)

(希娣啜泣。)

何 (直到這時才看見希娣) 咳，一個人在這兒哭——你

娣

你這孩子，怎麼了？爲什麼哭？

娣

何 (高興之中，不覺露出了同情) 世上還有難過的事嗎？我不信。(音樂) 聽，這音樂多美，牠叫人想跳，想叫，想笑，想鬧。外面的月亮多好啊，滿天的星星，就好像天堂一樣。世界還有比這美的時候，比這美的事嗎？希娣，你這一天到晚愁眉苦臉的孩子，就不知道這個世界多可愛。去吧，去玩兒去，暢暢快快地玩兒去。(推她下場)

何 (又唸)「我的邱太太——你笑起來格格地響，叫我高興，你愁起來眉頭緊皺，萬分漂亮——」

(眉開眼笑)

(葛與江上，指何，何不知，仍在笑。)

葛 何先生!

何 (發驚) 哦, 你!

葛 什麼事, 這末高興?

何 (笑) ……

葛 有什麼高興事, 大家公開公開啊!

何 也沒什麼, 不過是一封信。

葛 一定是封高興的信了。是誰寫來的, 你令郎?

何 (只好) 唔, 唔!

葛 請客, 請客!

(戴上)

戴 何先生請客嗎?

何 回頭請。

葛 這可不能賴的, 要請馬上請。

何 好好, 好好! 我去叫周媽去!

葛 別逃了。

何 不逃，不逃。(下)

戴 怎麼，她請客？

葛 老摩登請客，你說希奇不希奇！

¹¹⁶(何同周媽上。)

何 周媽，你聽着。我今兒請客，請他們幾位，全請。——你聽着，我請客，是我請客。你給我買點，買點良鄉栗子。

周 是。

何 (打開皮夾，揀了半天)這，這——這兒一塊錢。(看見戴下)密斯戴，別走啊！我請客呢！

戴 我就來的。(下)

周 一塊錢，人家不肯賣。

何 誰說的？

周 現在兩塊錢起碼。

何 渾賬，你當我是洋盤，沒有吃過栗子怎麼了？誰不是兩毛三毛買的？

周 那是五六年，何先生。

何 怎麼，現在怎麼了？渾蛋，我知道你又想揩油。

周 罵哪個要措你的油，何先生，就是拿拾塊錢來買栗子，也買不了幾顆。

何 胡說，叫你做就是這麼不行。我自己去（下）

葛 （笑）真精明。

江 一塊錢良鄉栗子請客……

（何健，胡興達上。）

胡 快點，快點！

（他們將木偶劇箱揭開，撥弄起來。）

葛 （跑近來）老江，老江，來看他們新鮮玩意兒！

江 真做得靈巧啊！

胡 老何，你怎麼提不起勁兒來！

健

（何上，她並未買栗子，一見胡在高興萬分。）

何 啊！（直對興達，好像沒有看見別人）你說到前面看戲的，我特爲給你留了位子，你怎末不去！

葛 胡 何 何先生，你請客的呢！

何 (顧左右而言他) 哦, 你是在這兒忙做木頭人兒戲, 難怪你……

葛 (又說) 你說去買栗子請客的呢, 何先生!

何 (作不知狀) 我說了嗎?——栗子不好吃, 不容易消化, 有礙衛生, 買牠做什麼? (對胡) 我來幫你忙, (緊貼他身邊, 露出極爲親愛的樣子)

胡 (讓開) 快點兒, 老何。

何 (不放鬆, 仍走去) 興達, 你們這木頭人兒真好啊!

胡 (又走開) 老何, 你怎麼了?

何 (低聲, 對胡) 那封信, 我讀了又讀!——

胡 (發怔) 呀?

何 (作笑聲, 以引起他的歡喜) 哈哈哈哈哈, (對他看, 作媚態, 胡不理, 又皺眉, 胡無法, 幾乎作嘔。)

葛 這玩意是好玩。

胡 你看呢! (乘勢拿起一個木偶, 背對何, 拉了何健) 老何! (嘴裏做起聲音, 手裏動着。)

(胡, 何健二人弄起木人戲來。)

(何追着胡跑來跑去, 大家不理。)

何 (故作笑態) 哈哈, 真好玩! 哈哈哈哈哈!——

葛 (鼓掌) 好!

(大家停, 只聽見何一個人笑)

葛 你怎麼了, 何先生! 你嗓子有毛病嗎?

(何不理, 仍然笑。)

葛 什麼事這末高興?

(何對胡作媚態, 大聲笑, 胡轉身, 她也轉身。)

胡 (實在受不了) 邱太太, 你別笑了, 好不好!

何 好好, 你不要笑了! (馬上皺起眉毛來, 一直皺眉。)

(胡不看, 轉身整木偶, 何又緊貼着過去瞧。)

(方震上, 看木偶戲。)

(女瘋子忽然又衝進來, 領着她女兒。)

瘋 太太小姐們!

(木偶戲停, 葛一見她, 急下, 江隨下。)

瘋 可憐! 可憐! 我!

何 你這瘋婆子, 又來了!

瘋 太太小姐們！

何 去，去！

瘋 做做好事，讓我女兒進孤兒院。

(陸太太上場)

瘋 行行好吧！

陸 鬼東西，又來鬧了。你幹嗎不到孤兒院去，老跑到這兒來？

何 還不快走！

陸 討厭，跟她纏不清。

何 把她趕走了事。

瘋 不要趕我，不要趕我，我是要走的。

何 那你去走啊！

瘋 只要你們讓我的女兒進孤兒院。

陸 這兒又不是孤兒院。你來嚷嚷有什麼用？

何 叫你到孤兒院去，你這瘋子！

瘋 孤兒院我去過了。

何 那你還來幹什麼？

瘋 可是他們不收，不收我女兒！

何 爲什麼？

瘋 他們說我女兒不是孤兒，我女兒有父母。她不是孤兒。

陸 不進孤兒院得了。

瘋 可是我男人病在家裏，病了整整一年了。我們把身邊的什麼東西都當盡賣光。這刻兒可真地沒法子好想了，我們已經餓了三天，一塊大餅也沒有得吃。你叫我們怎麼辦？我們也是好好人家，我們能夠伸着手去討嗎？……老的病在牀上，小的餓得這個樣兒，太太們！她們有什麼罪該陪着我挨餓！天哪，天哪！她爸爸本來是多疼她啊！可是他餓瘋了，他病糊塗了，他居然聽人家的話要把她賣掉。

何 唔！

瘋 我不能賣我的女兒，我寧死也不能讓他賣了她！太太小姐，行行好吧，讓她進孤兒院，來生我變牛變馬來報答你們。

胡 你弄錯了，我們是替孤兒院募捐，這兒不是孤兒院。

(舒舒上)

舒 哦，(對胡，何) 胡先生，何先生，到了，到了！

(胡，何拿了木人戲用具下。)

瘋 (拉了胡衣) 別跑了，先生！

胡 放手！

瘋 請你准我女兒進孤兒院吧！

胡 你別纏錯了人。

何 (拉開她) 你也不看看你這雙手，跟烏龜腳爪一樣，怎麼好拉人家衣裳！(推女瘋子) 滾！

(胡，何，舒均下。)

瘋 (被推在地) 啊呀，救命啊！

(姚上。)

何 姚祕書來了，瘋子，你求求這位姚祕書吧，作興有法子。(隨胡等下)

姚 (皺眉) 什麼？

瘋 好心的太太，我求求你，我在這兒跟你叩頭，叩一百個頭。

姚 (對陸) 這是什麼人？

陸 一個女瘋子，要把她女兒送進孤兒院。

姚 叫她到孤兒院去好了，跑到這兒來幹什麼？

瘋 太太，你積積德，讓我女兒進去。

姚 胡鬧！

瘋 我沒有胡鬧，太太，我是不得已，我才忍心丟了女兒。（拉了女兒）我這女兒，可憐她餓得只剩皮包骨頭了。（拉了女孩）給太太叩頭！

（女孩叩頭）

瘋 太太，你准了吧！

姚 好，你明兒到孤兒院來，我給你想法子。

瘋 我已經去過了，太太！

姚 去過了？

瘋 他們不收，他們說我女兒不是孤兒！

姚 你有男人嗎？

瘋 有的。

姚 那自然不收了，孤兒院收的是孤兒——

瘋 可是我男人害的是癆病，他不能養我們，還要人養他。

姚 去，去，別處想法去！

瘋 太太，求求你！

姚 不行，你女兒不是孤兒，這沒有法子好想。

瘋 太太啊！你救救我女兒，我男人就要賣了她，賣給人家——啊！

姚 胡說，你不會去報告警察去！

瘋 報告警察又有什麼用，誰都要活命啊！

姚 剛才你還說你男人病着，睡在牀上還能出去賣自己的女兒嗎？

陸 姚秘書，不用跟她纏了，跟她纏，沒有個完。

瘋 太太，太太！

姚 去，去，完全是騙人的，瞎說！

瘋 太太，你聽我說，那是我隔壁人家看着我們窮，撥弄我男人賣女兒——

姚 誰管你這些個，去！

瘋 救救命吧，好心的太太！我絕沒有說一句謊話，我要是說一句謊話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我只要把我女兒送進孤兒院，今生不能報答，來生一定要報答的。太太，好太太，只要我女兒有個着落，我那怕餓死，也好閉眼睛了。

姚 (搖頭) 一句話,你女兒不是孤兒,沒有法子好想。快去周媽,周媽!又不知道跑到哪兒去了。後台簡直沒人管。(下)

瘋 (向陸) 太太,太太!

陸 你女兒又不是孤兒,要進什麼孤兒院! (下)

瘋 太太,太太!救救孩子。救救我女兒。(四面一望,沒有一個人) 天啊!誰幫助我,誰可憐我!(女孩哭) 別哭,別哭,孩子,我一定不讓你爸爸賣了你。

孩 (哭聲) 媽,媽!

瘋 他們說你不是孤兒,不收你,不錯,你不是孤兒,可你比孤兒更苦,誰也不理你,誰也不管你!可憐的,我的孤兒!我的孩子——

(台上奏着音樂,她絕望地帶女兒要下。)

(周媽上。)

周 你又來了!

瘋 (二驚) 我就要走的! (走)

周 (突然想起) 別忙,你等一等。

周 有位好心的小姐剛才要給你錢，沒有追着你。等一等，我給你拿來。(下)

瘋 (茫然地) 好心的小姐，一個好心的小姐！世界上還有好心的嗎？

(周上。)

周 (拉瘋子手) 拿去，這是我們這兒葛小姐給你的。

瘋 葛小姐？

(葛在門口偷看。)

周 是的，唔，就是這一位！(指葛，葛欲避不及。)

(二人呆。)

(周媽看看她們這樣，只好退出。)

葛 (不看她) 你怎麼弄到這個樣子？

瘋

葛 當先家裏窮，我叫你跟我一齊去學跳舞，你罵我下流，一定要去做工。現在呢！

瘋 不錯，現在我窮，可是我——窮得清白。

葛 (看看她) 唉！到這時候，你還講這種話。二妹！你告訴我你現在的生活怎麼樣？我也許可以幫你點兒忙。

瘋 謝謝，我不要你幫助。

葛 (憐憫地) 你還是跟着那個男人嗎？(指孩) 這就是你的孩子？瘦成這個樣子！

瘋 不，不關你事。

葛 輕點兒！

瘋 (大聲) 我不要你可憐，我情願餓死！

葛 (四面望望) 別讓人聽見——你走吧！

瘋 我是要走的孩子，走！(拉了孩子下)

(葛悵然，去換戲裝，周媽上。)

周 葛小姐，跟她講什麼！她是個瘋子，一點不識抬舉。

(何健，胡興達，舒舒等拿了木偶劇用具過場下。)

胡 (向內) 阿戴，回頭見！

戴 (在內) 回頭見！

(希娣走出，目送他們。)

健 (走在最後，對希娣) 再見！

娣 再——見！(扶門看着他們走了)

(葛走入化妝室，周亦下。)

(姚上)

姚 怎末你老是愁眉苦臉的，希娣！

娣

什麼時候看見你總是這麼痴痴傻傻地，一點也不靈活。

姚

剛才胡興達跟你又說些什麼嘻嘻哈哈地全沒有一點女孩兒相——什麼事都不會做，看你結了婚又怎麼辦？

娣
——(啜泣)

姚 又哭了，這孩子怎麼弄的。怪道方經理說你呆板！(外面女聲獨唱)看人家瑪利小姐多好，會唱歌，學問好，你呢，死無用，只落得吃飯。還不給我坐在那兒定定神心全玩散了！(下)

(女聲獨唱，哀傷的歌。)

娣

(拭淚)沒有一個人——他——他走了，走得遠遠地，我沒有勇氣。我應該——我為甚麼不跟他說——說個明白不——不，沒有一個人記着我，誰都撇下我了，撇下我了！

(傳來哀歌。)

娣 我這個孤兒，沒人理的孤兒！

(周媽上)

周 姚小姐，你怎麼了？——姚主任又罵了你嗎？

娣 讓她去好了。母親罵女兒是常事。

(突然)我頭痛。

周 姚小姐，你常頭痛，可得好好醫治啊！

娣 好好兒……醫治周媽，你給我買瓶「凡拉蒙」好不好？
什麼？

周 凡拉蒙。

娣 什麼蒙？

周 藥，吃了頭會不痛的。

娣 哦，普通藥店裏有嗎？——我給你買去。

周 (拿錢)你給我馬上買了來。(突然改了主張)不，還是我自己去買的好。吃了永遠會不痛。
也好，這個外國名字，「飯拉夢」做大夢的，我也說不清！

(希娣一個人穿了外衣，看了看鏡子，慢慢下。)

(在希娣剛要走出去時，戴上，方緊跟着。)

戴 希娣！

(娣低頭走了。)

戴 (對周) 姚小姐到哪兒去？

周 買藥去，說是頭痛。

戴 怎麼攪的，她這身體——(要入化裝室，回頭看見方震) 方先生，你有什麼事？

方 沒有——

戴 爲什麼我老是看見你跟着我？

方 (親愛地) 華明！

戴 走開點好不好？

方 你究竟答應不答應呢？

戴 答應什麼？

方 做我的助手。我已經回掉了兩個人，他們都是非常願意的，我就專誠等着你——

(裏面葛叫「小方，小方，來上裝啊」)

戴 葛小姐叫你!

方 管她!

戴 你不要跟她配戲了?還不上裝?

葛聲 小方,小方!

方 來了!(對戴)可是華明……(戴下)

(陸已上好裝了,進來照鏡。)

葛聲 小方,小方!

方 來了,來了。(走)

陸 小方!

(小方走或不走,不知誰從。)

陸 小方,你聽見了沒有?

葛聲 小方,你幹什麼?

方 我就來了。

陸 看你這樣子,

方 我不去好了。

陸 快去，快去——誰希罕你。

(小方下。)

(何上，看壁上鐘。)

何 怎麼弄的，還只十點半鐘。

陸 怎麼了？

何

陸 唔，你來看看，我這身行頭怎樣？

何 顯眼極了。

陸 我特爲新做的。

何 呀，漂亮！

陸 是啊！你看，比起葛曼珠的怎麼樣？

何 她那件有水鑽，亮閃閃的。

陸 我這不如她嗎？

何 不比她的更好。

陸 (滿意) 其實我從來就不講究這些，衣裳行頭算什麼，我又不是唱戲的，靠這個吃飯。大家不過

是爲了孤兒院募捐出點力吧了。

何 對了，對了！我們黎會長說得好：「爲孤兒們服務。」（又看鐘）還只十點半。這鐘不走了！（聽聽）

走呢！我到前面看看去。（剛碰着陸孟達）啊呀，陸先生，（轉身對陸）陸太太，你們陸先生來了！（下）

（陸孟達是陸太太的男人，四十餘歲，有點胖，一個商人，也是閒人，對老婆小心翼翼，可是並不因此就不風流，

這一點下面便可以看見。陸太太其實是早看見他了，可是故意不理，背轉向他，示威地發怒。）

孟 （小心翼翼地）慶雲，慶雲！

陸 | |

孟 慶雲！

陸 | |

孟 別氣，別氣！

陸 | | 哼！

孟 人家老遠地趕來。

陸 我還以爲你死了呢，你不用來好了。

孟 慶雲，你就不知道我手邊有多少事情。

陸 事情，事情，你永遠是事情。

孟 真忙得我頭暈腦漲。

陸 只怕跳舞跳昏了頭吧！

孟 瞎說，瞎說！我可以賭咒！我剛忙完了事情。

陸 到現在才來。

孟 對不起，我來晚了！

陸 人家一上台就是滿堂的彩。花籃送了那麼多。就只有我冷冰冰地！

孟 花籃，這便當。

陸 你就只會放馬後砲！

孟 現在來得及。

陸 你不好再遲點兒來！

孟 好了，好了，是我的不是，我跟你陪個不是。明兒請客（拉她手）

陸 得了，別假惺惺了。讓人家看着笑話。

孟 這怕什麼，咱們是夫妻！

陸 夫妻，你去跟你情人相好的講夫妻去！

孟 胡說，胡說！

(葛,方戲裝上。)

方 啊呀,陸經理,失迎,失迎!

孟 誰(看了半天)哦,小方你一上了裝,就簡直認不得你了!(對葛)啊呀!密斯葛,好漂亮!(啞嘴作聲)

葛 (作媚態)少誇讚兩句好不好?再美也美不過你尊夫人啊!

陸 (怒)你說什麼?

葛 我是說你好,你唱的戲好,陸太太!

(外面鑼鼓,胡琴聲。)

(戴上。)

戴 密斯葛,快快!

葛 陸先生,少陪!

(葛,方下。)

(外面鑼鼓聲,京戲唱了起來。)

(陸對鏡修飾。)

孟 有什麼事要我幫忙的?

陸 去你的,還要裝模作樣呢,快去,看葛曼珠的戲去!

孟 我？笑話，笑話。

陸 你們男人的心我全看穿了。只要女人跟你們笑一笑，你們就失魂落魄了。

孟 我可不是這樣！

陸 看你剛才跟她那熱絡的樣兒！

孟 熟人遇見了總不能不打招呼啊！

陸 還打招呼呢，氣都快氣死我了！

孟 什麼事？

陸 葛曼珠是故意嘔我，當着大家的面叫我下不來台。剛才你沒看見！

(外面葛唱京戲聲，叫好聲。)

陸 孟達，你馬上找人去給葛曼珠幾聲倒彩！

孟 這——這——

陸 怎麼？

孟 不大好吧！

陸 你這死無用的。太太被人家欺負了，動都不敢動。你是想葛曼珠的心思，你怕她？

孟 瞎說。

陸 那末你去不去？
孟 我去，我去！（只好去了）

（外面不斷的叫好聲。）

陸 （冷笑）哼！別太得意了！（得意地對鏡做身段，低聲哼京戲）

（葛唱叫好聲，噓聲，倒彩聲，鬧得一塌糊塗。）

（陸得意。）

（姚上。）

姚 什麼事？

陸 不知道。

（何上。）

何 啊呀，又是叫好，又是倒彩。

（葛曼珠氣衝衝地上場。）

葛 （坐下）豈有此理！

何 怎麼一回事？

葛 渾賬東西，那裏來的這班流氓，跑來搗亂。

何 可惡！

葛 (對姚) 姚祕書，你得馬上打電話到警察局去，把這班搗亂份子抓了去。

何 簡直沒王法了！

葛 渾眼東西！

(江上)

江 曼珠！

葛 你在台下看見了沒有？

江 就是啊，這班傢伙專門是來搗亂的。先只有一兩個人，後來就多了，說是噓我們叫好的！

葛 胡說，有這麼噓法？

江 是啊！幸好我們人多，把他們壓下去了。

葛 這班搗蛋的東西，非把他們拉到警察局裏重辦不可。豈有此理，真正豈有此理！

江 別氣別氣！嗓子要緊。下面你還要唱呢，這事都放在我的身上。

何 息息吧！下面又是你跟陸太太的五花洞。今兒你是雙齣。

葛 還唱呢，不把這批東西趕走，我不唱！(走入化妝室)

江 曼珠，曼珠！你聽我說！(隨下)

(陸一直在冷笑。)

(鑼鼓又響。)

陸 小方，小方，你改裝啊！

方 就這樣成了。

陸 你跟我配戲，就這麼馬虎！

方 不！

(戴上。)

戴 陸太太，上吧！

陸 (推了小方一把) 去吧！

(二人下。)

姚 何先生，我們到前面招呼招呼去，別讓這班傢伙再搗亂！

(二人也下。)

(陸唱京戲，叫好聲起。)

(葛上，江隨後。)

葛 (照鏡，見沒人) 你說的是真的？

江 我會騙你？我親眼看見的；其中有幾個人都是陸孟達的朋友。

葛 一定是朱慶雲這個死不要臉出的主意。我知道，她跟我有點難過。

江 你們本來不是很要好的嗎？

葛 好。哼，還好得起來！

江 爲什麼？

葛 爲什麼？她是嫉妒。（一想，還是不說爲妙）不該這個。哼！西皮二簧還摸不清楚，居然就上台，居然還

要跟人搗蛋。

江 是啊！

葛 老江，你怎麼打算？

江 你說呢？

葛 我是無所謂，偶而玩玩兒，要什麼緊。可他們那班人是故意跟你爲難，下你的面子。你想你就這末算了？將來你還要在外面混嗎？

江 那不行。

葛 這不就對了。

江 可是——

(外面叫好聲。)

葛 你不敢碰陸孟達。

江 怕他，他算得了什麼東西。

葛 你！

江 (火)我馬上叫那些朋友給她來個倒彩！

葛 真的？

江 怎麼樣，大爺說幹就幹。陸孟達他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。他既然下得來手，也就不能怪我姓江的了！

(何鬼祟祟地上。)

何 密斯葛，剛才叫你氣壞了吧！

江 我這就去！

何 江先生，你知道搗亂的是些什麼人？

江 怎麼不知道，就是陸孟達他們。

何 對了。就是他們，我剛才就要告訴你們了，礙着陸太太在這兒不便講。你還不知道呢，朱慶雲跟你大大地作對呢，她就壓根兒瞧不起你。

葛 她算得了什麼，當小老婆的坯子。

(外面隨唱京戲，叫好聲)

江 哼！我去了！

何 江先生哪兒去？

江 跟她來個倒彩，也叫她曉得曉得我的利害。(下)

何 是要給點顏色她看看。陸太太太驕傲了。

葛 死不要臉，這種京戲，唱的還叫好。

何 還不是她丈夫捧。

葛 也有這種丈夫。什麼都依從她，自己做了烏龜都不知道。

何 你說——？

葛 朱慶雲跟小方有一手，你不曉得？

何 哦，怪不得，怪不得！

葛 他們倆的事別的人瞞得了，可怎麼能瞞得了我！

何 陸孟達不曉得？

葛 曉得了又怎麼？誰不知道她是出名的母老虎，何況陸孟達在外面也是偷偷摸摸的。

何 什麼？

葛 陸孟達在外面包了一個舞女，朱慶雲還蒙在鼓裏，自以為管丈夫管得伏伏貼貼呢！
何 啊呀，曼珠，不愧是交際明星，這些消息，就數你靈！

(外面陸唱，倒彩，人嚷聲，大鬧起來。)

葛 這可看陸慶雲的了。

(陸怒容滿面出，方震隨上。)

陸 渾渾賬賬——叫人把姚秘書請來，周媽，周媽——這幫流氓！

(葛冷笑。)

陸 你笑什麼？

葛 我笑我的。

陸 我不許你笑。

葛 (故意大笑) 你管得着我？

(江上。)

葛 來，來，老江——剛才你在前面戲看了嗎？

江

葛 很好吧！(挽了他)到那邊去看看我「五花洞」裏的行頭去。

(何與陸做鬼臉)

陸 死不要臉，死不要臉！

葛 (反唇相譏)也不知道誰死不要臉。

陸 男人認打數，全不害燥。

葛 總比人家當小老婆偷錢養漢子強。

陸 什麼東西，交際花婊子都不如。

葛 你嘴裏放乾淨點，陸太太！

陸 怎麼了，葛小姐！

葛 你罵人！

陸 我是罵了你了，我就要罵你。

葛 你敢！

陸 婊子。

葛 騷貨！

(二人扭打)

何 放手，放手，有話好講。

(何勸解，拉開她們。)

(戴上。)

戴 怎麼了，陸太太，密斯葛！有話慢慢講！

陸 死不要臉的東西，敢叫人跟我搗亂！

葛 小老婆胚子，做事好下作。

戴 別吵了。快上戲了。下面就是你們倆合唱的五花洞。場面都等着你們了。

陸 我不唱了。

戴 陸太太，戲是要唱的，一點小事，算得什麼？

陸 我不唱。

(外面鑼鼓。)

戴 快換衣裳。

陸 我不唱了，我是來幫忙的，不是來受氣的。

戴 好了，都是爲了孤兒。

陸 (跑到屏風後脫衣) 誰有本領搗亂請誰去唱去，我是不幹了。

戴 (跑去) 陸太太別生氣!

(陸脫了衣裳出來)

葛 哼，這樣子做給哪個看。我不怕。(對江) 老江，(一面脫衣) 到大華去。(走)

江 是!

戴 (去勸解) 密斯葛，別走，別走啊!(對何) 何先生，你也來勸勸!(下)

葛 先給入下不去，還有理呢!

陸 這末下流，叫了人來喝倒彩。

葛 也不知道誰下流。

何 好了，好了，還是上戲吧!

(外面人叫聲)

人聲 五花洞，五花洞!

何 就是你們倆的戲了，快去，快去!

陸 我不去!

(何拉葛)

葛 別拉我，我不會唱戲。

何 (對方震) 小方,你也來勸勸啊!
方 我——

(孟達上。)

孟 (看了看大家) 慶雲,你怎麼了!

陸 你還來做什麼! (撒嬌地大哭) 我好苦啊!

(人聲,吵嚷聲。)

何 怎麼了? (跑下又上) 快快,觀衆都鬧起來了。密斯葛! (拉葛)

葛 關我什麼事!

何 陸先生,你聽——上吧!

陸 我說不上就不上。(要走)

何 別走! (拉她坐下)

(人聲,叫「退票,退票」)

何 糟了,糟了。

(戴與姚上。)

姚 兩位先生,上戲吧。外面鬧「退票」了。有什麼回頭說吧! 這都是爲了孤兒——

何 黎會長說過：「爲了孤兒，爲了貧苦的孤兒……」去吧！

陸 我去幹什麼？給人家喝倒彩！

姚 不會的，陸太太！我已經派人在場子裏彈壓了。

陸 不把他們趕出去，我不上。

姚 陸太太，你是後台主任啊！

陸 什麼後台不後台，我不幹了。

(外面「退票」聲大作。)

姚 這怎麼辦？

(周媽跑上。)

周 姚主任，姚主任，前面問到底怎麼了？

戴 密斯葛，陸先生，先上了戲再說吧，真弄到退票就不太好了。

陸 我管退票不退票。

姚 (着急) 黎會長又不在這兒。

陸 這又不是會長的事，今兒誰來我也不上戲。(下，孟亦隨下)

何 要是會長在這兒——(打電話) 你是黎公館嗎？

(外面更大的嚷聲。)

戴 姚祕書，怎麼辦？

何 (打電話) 黎先生在家嗎？……我是華德大戲院……我是何蘊玉……她不在家……到哪兒去了！

戴 就是趕來也來不及。

何 (放下電話) 不在家，也不知道到哪兒去了。

姚 (無法) 這可……可怎麼辦？密斯葛，請你上吧！

(外面人聲。)

(擁進許多人來，舒舒，大嫂夾雜其中。)

大家 觀衆都鬧着退票……

姚 糟透了。這——這——

(大家相顧，毫無辦法，人聲。)

戴 誰去報告一下，再休息一次。

姚 好好，休息五分鐘。休息牌子掛出去。

戴 (推姚) 要報告，報告。

姚 密斯戴，你去！

戴 我不行，何先生，勞你駕！

何 我——不，這會兒（看看錶）我剛巧有點事，要緊的事（溜煙走了）

（舒舒肘觸大嫂，互相示意）

戴 還是姚主任，你去報告吧！

姚 這——這——（只好下，大嫂搬出「休息」牌子，大家都下）

（外面人聲靜下來）

戴 （對葛）密斯葛，換衣服吧！一點兒小事，大家都是常在一起的。

葛 原也是這末說啊，她偏要跟我作對。

戴 也不過是一點兒誤會，你們倆一向很好的，陸太太對你，你對陸太太都不錯。

葛 密斯戴，你這話就說得對了。可是她不講理，好像瘋狗一樣。

戴 難得開一次遊藝會，——密斯葛，那邊換衣服去吧！（推着葛，一起下，江亦隨下）

（舒舒大嫂上）

舒 （對大嫂）剛才老摩登你看見沒有？一看手錶就慌慌張張地走了，去看看去。
嫂 不行，戴先生說就要上戲。

(外面有雨聲)

舒 不要緊的，就一會兒！(掀簾)啊呀，下雨了。

嫂 讓老摩登淋淋雨，做個落湯雞才好！(她們掀簾外望)

(戴拉了陸上)

戴 再別計較這些了，陸太太！

陸 叫人吃倒彩，活丟臉，這還像是朋友，一個會裏的嗎？

戴 都是誤會。

陸 哼，她才不誤會呢，她是故意的。那班人真是流氓。

戴 隨她去好了。我們唱戲哪裏是爲了他們。他們哪兒是來看戲的。玩玩吧了。

陸 他們當場噓我，我這臉望哪兒擱？還能出台唱戲？

戴 怎麼不能唱，剛才還有人問我唱戲的是誰呢，他們說你唱得好極了，這班人實在胡鬧。都替，你

打抱不平呢！

——

戴 陸 你看，可見有人懂得你，上裝換衣服上戲吧！陸太太！(推她下)

(在她未下時，方震便上，躊躇着沒有機會說話)

方 密斯戴，有人找你！

戴 (停，走了回來) 誰？

方 我！

戴 (正言厲色地) 別開玩笑好不好，人家有事。(要走)

方 (阻止她) ——

戴 你到底怎麼了？

方 你一定得答應我做助手，一定得答應，一定——

戴 (被纏不過) 好了，只要我有空——

方 (大喜過望) 你答應了！謝謝你，華明，回頭我們先試一遍，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說——

戴 回頭說吧！回頭說吧！

方 (跳躍着) 啊！這會兒，我真高興，真高興。平生第一次高興！待一會兒見！(大踏步下)

(姚上)

姚 密斯戴，都說好了吧！

戴 已經換衣服了。

姚 那，預備開幕吧！

(老摩登，滿身雨水上，身體發抖。)

姚 你怎麼了，何先生！

何 我——

姚 滿身的水。

何 我出去了，一趟。

姚 什麼事？

何 有——有一點事。

姚 幹麼不等一會兒，揀着這當兒。

何 是啊！揀着這當兒下雨，豈有此理！

姚 你身上全濕了，快來烤火吧！

(何烤火，舒舒她們指着她暗笑。)

姚 怎麼了，全是水，你在哪兒跌了一交！

何 (正在尷尬，只好順着講) 我是跌了一交。

舒 (故意地) 何先生，你好像在雨裏淋了半天。

何 瞎說，瞎說！

舒 她們說何先生一個人在對面空地上站了半天。
何 哪兒有這種事，舒舒對過空地上站了半天，誰說的我又不是瘋子。會一個人在雨地裏站半天！
舒 對了，何先生一定是他們看錯了。

(大嫂，舒舒都忍不住笑。)

(戴上。)

戴 她們裝還沒上好！

姚 這……(看錶)已經十幾分鐘了。……把別的節目再調一個到前面來吧。

戴 別的邱小姐回去了。

姚 爲什麼？

何 是我叫她回去的，我嫌她太野了，要關關她！

姚 (贊同地)好好，是該這末做，像希姊——咳，希姊呢？

戴 是啊，下面的節目又有姚小姐的，說是頭疼，這會兒又不知道哪兒去了。

姚 這孩子，準又是躲到哪兒想心思去了！

何 姚祕書，還是你女兒管教得好，千依百順，叫人看着舒服。

戴 那末，節目——(突然想起，對舒等)舒舒，大嫂，我們去表演一段話劇吧，上次級會上演過的。

嫂 (大驚) 啊呀, 這個!

戴 簡單一點好了。

舒 (高興地) 好!

嫂 (幾乎發抖) 啊呀, 菩薩老爺啊! 我怎未能上台呢?

戴 別怕, 大嫂, 大着胆子, 我跟你們一起表演!

嫂 戴先生, (大喜) 你

舒 去, 快去!

(戴, 大嫂, 舒舒同下。)

何 (自語) 奇怪, 他沒來!

姚 何先生, 你一個人說什麼?

何 哦, 我沒說什麼啊!

(周媽上, 手裏拿一信。)

周 何先生, 你的信。

何 我的信? (大喜) 我知道他一定不會無故失約的。一定是因為有什麼事? 拿來, 快拿來! (拆信, 看, 臉變色) 啊!

姚 什麼事？

何 這個鬼丫頭，她逃了！

姚 啊！(看信，拿在手中)「母親當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，我已經走了！……」什麼話？代英跑了！

「我跟胡興達兩個人，互相愛着，……我們不再分開了！」

何 想不到，……

姚 這麼不顧廉恥，我早就對你說過了，不能太放縱自己的女兒。讓她跟這些男孩子同出同進。現在怎麼樣？

何 我哪兒知道呢！我簡直看不出來。(恨恨地)哼！這個鬼丫頭！他們全瞞着我。就這麼溜了！

姚 (大發議論) 二個女孩子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，這可以決定她的終生。現在一班人都講究文明，任自己的孩子作主，結果都是遺害無窮。

何 ！

姚 可是我對我的女兒希娣就跟你們不同，我是叫她受的嚴格的教育，不能隨便跟男人來往。前些時她跟那個叫何健的親近，我就叫她當心，男人總不是好東西，她非常聽我的話，馬上就跟他斷絕了往來。現在她生活得很好，將來一定可以做個理想的女性。

(電話鈴響)

姚 誰的電話，這時候！

(周媽去接電話)

周 姚主任，你家裏的電話。

姚 我的電話？(去接)「什麼……我就是的……什麼事？」(大驚)「啊！希娣怎麼……吃藥自盡

——爲什麼？……醫生呢？……糟了，糟了，我就來！」(急急地放下電話)

周 姚主任，姚希娣怎麼啦？

姚 她說是服毒了。想不到的事。(對何)我就要回去。這兒的事你照應照應！(急下)

何 (大驚)服毒了？

周 怪不得我先一會看見姚小姐神色不好。

何 (自語)她女兒自殺了。自殺了。我女兒——代英她走了！好，好，好！(自己解嘲)去好了，就當沒生這

個女兒！……胡興達，胡興達，你好利害，你拐走了我女兒，你騙得我好苦。騙子，綁匪，拆白黨，你這

死了不得投入身的東西！(將信片片撕碎丟火爐中)

(方震上，仍穿着小丑衣)

方 是好，是好！(抬頭見何)邱太太，你不去看戲，在這兒發怔幹什麼？戴小姐演得真不壞啊！

何 哦！

(陸戲裝出。)

陸 小方，你非告訴我不可，你的助手是誰？

方 等等你自然知道。

陸 你可不許找葛曼珠，她太欺負人了。

方 不是她，絕不是她！

(葛江同上，一見他們倆，要走。)

方 (拉了葛)來，來，來！(拉了江唱起來)「來在古廟遇妖怪。」(推推她們)

(她們接唱五花洞)

(在他們唱着時，周媽拿一花籃上，方示意叫她放下。)

(外面掌聲。)

(舒舒和大嫂扶戴上。)

方 (拍手)好好好，好好，天才大明星，(拿了花籃送呈，陸葛側目)密斯戴，這兒表示我一點兒敬意——

(見她不答，對舒)怎麼了？

嫂 有點不舒服。

方 不舒服，(殷勤地)找醫生去，找醫生去。

戴 沒什麼，只是一點兒頭暈。——現在好了！

方 那好極了，好極了！「五花洞」過了就是魔術節目。待會兒，你們看我的「槍遁」最新發明的。

葛 我早說過，不外什麼遁。——哪兒偷來的？

方 這次可真不是偷的，天地——良心，我的新發明。（打開魔術箱）瞧就這麼點大的箱子，上面放

一塊黑布，人能進去，一放槍就隨着子彈跑了。

陸 我來試試。

葛 給我看看。

方 別忙。

（戴上）

方 （拍手）今兒我真榮幸極了。對不起密斯戴，我這魔術「槍遁」你請先來試一試。

舒 （大叫）大家來看方先生變魔術啊！

方 你們都走開，密斯戴，你可不能走！（拉着戴）

（大家均下）

（葛、陸均疑，不自覺地互相看了一眼）

葛 這——

陸 哦！

方 等我叫你們進來，你們才進來！

(大家下，外面音樂節目。)

戴 做什麼？

方 對不起，我說過的，請你做我的助手。

戴 我早回了你了，我不會幹這個玩意兒。

方 不要緊的，便當得很。

戴 不行，我很累。

方 密斯戴，來啊！我特為請你，是因為我想跟你合作一次。

戴 告訴你我不會。

方 別客氣，以你的聰明才智，這點兒小事會有不會的道理。你別以為我這人胡鬧，其實我這人是最忠實不過了，我有那末多女朋友，可是我都不滿意，我滿意的就是你。所以——

戴 (受不了)方先生，你這是什麼話？

方 別忙，讓我說完，我非要讓你知道不可。你一定要知道我這顆心。你想想，我為你睡覺睡不着，吃飯吃不下。連慣打的籃球也不打了。就專心練魔術，預備參加這一次的遊藝會和你親近。不要

別人做我的助手。葛曼珠，朱慶雲比起你來算什麼？（葛陸同時伸出一個頭）你才是有作爲漂亮的
的女子，你才是我崇拜的對象，你才是我的公證人。你答應我吧！（以投籃的姿態，跑過去要抱她）

（陸，葛一起跑出）

二人 啊！

葛 小方！

陸 啊呀，密斯戴，助手可做得不錯啊！

（無形中陸葛站在一條戰線上了）

（戴急下）

陸 咦，怎麼助手跑了！

葛 小方，你的魔術原來是這末變的，可真變得不壞。

陸 怪不得只能兩個人在一起。可真新穎啊！

葛 再新穎不過了。全世界也找不出。

方 走走，走，大爺不過是變變魔術，消遣消遣，你們這班東西。（對其餘的人，大叫）走開，走開。全給我

滾！（衝下，衆人也下）

何 方先生，別走啊！

葛 哦，原來是請的這末一個助手。

陸 (不看她，管自說) 不這樣，要人出去幹什麼？

葛 這樣才好做事啊！

陸 也不想這是什麼地方。

葛 (向她諒解了) 太不像話了，陸太太！

陸 (同樣地也向她) 可不是，密斯葛。

何 這種事得讓黎會長知道知道。

葛 是啊！

何 密斯戴還是婦女夜校的教導主任呢！我早就說她的品行不端，我家代英都是她帶壞了的。不然怎麼會好好兒的就跑了！(對張望的人) 看什麼！(大家退)

陸 怪不得戴華明這些時候好神氣。

葛 人家在風頭上，自然了。

何 你們沒看見嗎？小方送給戴華明一個大花籃，戴華明送他一根別針，一個頂漂亮的別針，別着綢條兒。

(外面音樂完，掌聲)

何 音樂完了。該「五花洞」了。

戴 (在內)「五花洞」「五花洞」

(葛、陸二人對看)

(舒舒上)

嫂 陸太太，上戲了！

(鑼鼓響)

嫂 上戲，上戲，戴先生請你們就去。

陸 她去上好了。(脫衣)

葛 對了，該她去上去。(脫衣)

嫂 這，這怎麼行？葛先生。

陸 這有什麼不行？密斯葛，你說是不是？

葛 是呀！

嫂 快去啊，陸太太！

陸 告訴戴先生我有事(要走)

嫂 不能走啊，陸太太。多少人等着你們呢！

陸 管牠呢，我們又不是靠唱戲吃飯的。(忽忽下)

葛 好了，好了，大家都走吧！老江，老江！(拉了走出來的老江也下)

嫂 (發怔) 這——何先生，什麼回事？

何 我也不知道。聽說是戴先生得罪了她們。

嫂 我去告訴戴先生去。沒有人上戲，這可怎麼辦？姚祕書呢？

何 回去了。

嫂 黎會長呢？

何 要是我們黎會長在這兒，早就沒事了，可是先一會兒就打過電話，她沒回家。

嫂 |

(戴上)

戴 人呢？

嫂 全跑了。

戴 爲什麼？

何 誰知道呢！

(外面人聲)

何 我看今兒這游藝會也開不下去了，還是趁早閉幕吧，代英跑了，希娣服毒了！

戴 (驚) 服毒了？

何 剛才他家裏來了電話。

戴 (半响) 唉，但願她有救。……她的節目——

何 去了好了！依我說，爽性就散了吧！

(人聲)

戴 可是這些觀眾——？

何 報告他們一聲，好在錢我已經收了。

戴 可是我們勵志會的名譽？

何 那有什麼，我們有黎會長。

戴 可是我們是爲孤兒院募捐的，這要影響到孤兒院。人家該怎麼說呢？

何 依你說怎麼辦？

(大家靜。鼓掌催場聲大作。)

周 (在門口) 黎會長來了！

何 (馬上迎去) 黎會長來了，黎會長來了！

(黎上)

黎 又是什麼事，還不開幕？

何 「五花洞」沒人上。

黎 本來是誰上的？

何 陸太太，密斯葛，還有江先生，方先生……

黎 怎麼了？

何 她們都走了。

黎 爲什麼——我剛一回到家裏，說是有電話馬上趕了來。

何 黎會長累了吧！快坐下憩着。

(外面人嚷聲。舒舒，大嫂上。)

黎 快去找他們來！

何 是。

周 我剛才看見陸太太，葛小姐都坐上車子出去了。

何 這——

黎 (對戴) 戴先生，你看這事該怎麼辦？

(靜默。)

黎 這——這——去了這個節目吧！

戴 這——剛才就爲了這節目觀衆已經鬧過了。這會兒又沒別的節目可以調。
黎 那末你們誰會唱，代她一下。

(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言語。外面掌聲。)

何 戴先生，你不是會唱幾句嗎？

戴 我頭疼，剛才演戲差點兒暈倒。

黎 可是，密斯戴，我看，碰着這種事，也只好請你勉爲其難了。

戴 不，我——

黎 好了，還是戴先生再辛苦一趟吧！

(大家看戴)

戴 好吧，可是還缺一個。

黎 何先生，你代一代！

何 不行，我是一句也不會唱的！

(鼓掌聲，大叫「五花洞，五花洞」)

嫂 黎先生，舒舒會唱幾句。

戴 真的？

舒 會唱一點。

黎 快換衣裳，簡單一點上去吧！快去，快去，還有角色呢！

戴 原定的方先生，江先生都走了。

黎 那怎末辦？

戴 有兩個票友我去請請他們去。

黎 快去，快去！

(顧戴，大嫂同下，舒舒到屏風後換衣)

黎 究竟怎麼一回事？

何 (看了一看四面，低聲) 這都是戴華明——

黎 怎麼？

何 全是不會做事，把陸太太，密斯葛全得罪了。她只知道拉着婦女夜校的幾個毛丫頭，弄得她們無法無天。全不是東西。

(這些話全給舒舒聽見了，她大怒，急下)

黎 哦！回頭再說，現在台上要緊。

何 是！

黎 你去招呼，招呼！

何 是，我一直就在這兒招呼。（誇張地）要沒有我，還不知道弄成什麼樣子呢！

黎 叫她們快點！（下）

何 是——（又追了過去）會長前面看戲吧，我留好了位子。（隨下）

（戴上，焦急狀）

戴 一個人走了還缺一個，這，這——（沒法）

（方震突然進來，稍怔，去整理魔術箱）

戴 （稍定）方先生！

方 對不起，密斯戴，剛才我太粗魯了。……

戴 你這會兒要幹什麼？

方 我走了，魔術，我不變了。

戴 （仍然心平氣和地）不，不，方先生，你的節目不能少的。這個遊藝會不能半途而廢。「五花洞」現在還得上。

方 還得上——

戴 你這末一走怎末行呢？

方 |——|

戴 來，快來！你還去你的「真武大」來吧！

(方隨戴下。)

(舒舒大嫂出。)

戴 (在內) 幹什麼，還不快上裝。

舒 我不幹了！戴先生，我不幹了！

(戴上。)

戴 什麼事？

舒 剛才我在屏風後面換衣服，聽見老摩登跟會長說我們的鬼話。

戴 老摩登——

舒 何蘊玉這個死不要臉的鬼老太婆。她說我們全不是東西。戴先生領頭壞！

嫂 她胡說！

舒 她說我們無法無天，罵我們是鬼丫頭。

嫂 這個老妖精，倒會說鬼話，我們去問她去！
 舒 我們不幹了，看她還有什麼好喻，走走，走走！

(舒舒，大嫂，要走。)

戴 又來了，(她們停)舒舒！你們這末一走，遊藝會怎末辦？

舒 讓老摩登去幹好了。

戴 我們參加遊藝會不是爲那一個個人！(外面人聲)你們聽，外面多少觀衆，等着看我們的戲，我們能夠丟下觀衆跑了嗎？他們是爲了捐錢給孤兒院才來看戲的，我們是爲了捐錢給孤兒院才來做戲的。我們怎麼能跑呢？

舒 可是老摩登！

戴 不用管她，像她這樣的人世界上多着，可是不能因爲有她，我們就不做一點對公衆有利的事情。

(外面風聲，雨聲。)

戴 好大的風，你們想想看，這刻兒有多少孤兒沒有衣服穿，在冷風裏抖抖索索地凍着，就等着衣服穿，我們難道連出一點力的事都不肯幹嗎？

(大家感動。)

戴 (按着頭竭力講下去) 我們都是有家人，有飯吃，又有衣服穿，難道我們不應該幫助他們那班無家可歸的孤兒嗎？——在這個世界裏，是多需要人的互助啊！我是一個孤兒，我從小受盡了飢寒的痛苦。我有許多朋友，都是從小就離開家到外面來流浪的，也跟孤兒差不多。至於舒舒，你是一個真正的孤兒，倚靠叔父過活，你不覺得難過嗎？大嫂也是個可憐的人，天天想着怎麼活下去。我們都是些可憐的人，我們都可以說是孤兒。我們不肯爲那些還不如我們的孤兒做點事嗎？

(隱約中似乎有孩子哭聲。)

(催場掌聲。)

舒 戴先生，我們只是說說……

戴 那末，快去上戲吧！

嫂 可是你，戴先生，你的頭疼？

戴 不要緊的，我不疼！(忍痛地)不——疼了！

(何上。)

何 密斯戴，黎會長說的，快快，快快開幕！

(大家看着她，弄得她莫明其妙。)

戴 (和氣地)就開幕了! (對舒舒)去穿衣裳去! 上吧!

(戴, 舒舒, 大嫂, 均下。)

何 倒要看看戴華明的戲唱得怎麼樣。

(鑼鼓響。)

(孟達探頭上。)

孟 邱太太, 慶雲走了嗎?

何 唔, 她沒有跟你一齊走?

孟 沒有! (對外) 進來, 進來!

(走進一個妖媚女人, 是個舞女, 孟達的情人。)

舞 (妖聲妖氣地) 達琳, 你攙我一把, 這兒黑洞洞地也沒有燈。

孟 哦! (攙她入) 喏, 你一定要來看看後台, 又有什麼好看呢!

舞 (賭氣似地) 怎麼, 你不許我看嗎? 我就走!

孟 別走, 別走! 我不過跟你說着玩兒的, 你幹嗎生這麼大氣呀! (介紹) 這是邱太太! (她們行相見禮)

裏面還有一間化裝室。

舞 我要看看她們唱戲的化裝!

孟 去啊！

(二人入化妝室。)

何 咦，奇怪！

(葛與江上。)

何 你回來了，曼珠。

葛 我就沒有走哩。

何 怎麼剛才她們說你氣走了。

葛 我為什麼生氣，那是江先生怕我坐得悶氣，趁這時候去看那輛最新式的別克跑車他怕我嫌式樣不好，領我去看看。

何 哦！

(內「五花洞」掌聲。)

葛 怎麼，「五花洞」已經上了？

何 是啊！

葛 誰在那兒唱？

何 戴華明。

葛她！

何 還有舒舒這個丫頭。

(孟與舞女由化妝室出)

孟 怎麼樣，沒有什麼好看吧！

舞 你是不情願伴着我，是不是儘說這些叫人喪氣的話。

孟 不，我是——

舞 有事請便，我是不敢勞動大駕的。

孟 這說哪兒話？

舞 我還要到台上看看呢！

孟 (勉強地) 好啊！

(江回來一步)

孟 (對何低聲) 千萬不要對慶雲說起啊！

舞 (在外) 達琳，你又在那兒幹什麼？

孟 來了，來了！

(二人走入舞台)

何 這是誰？

葛 就是陸孟達新要好的舞女。

江 胆大，不怕他太太碰見。

何 他知道朱慶雲走了，不然他怎麼會帶她上後台。

葛 (對江) 你看你們男人！

江 我可絕不這樣。

葛 要不要我跟你談一談！——

江 談那些做什麼，你倒是說說看，這次我的金子生意要是賺了，你要我送什麼？

葛 送人東西可以要的？隨你——只要先一會說的那筆錢，你肯借給我就好了。

江 那輛汽車除外，你要多少就多少！不說你這區區五萬塊錢——

(鼓掌聲，何下。)

葛 啊，這末多人捧場。

(陸上。)

陸 啊，密斯葛，你倒先到了。

葛 你看戲了沒有？

陸 什麼？

葛 「五花洞」已經上了。

陸 (出乎意外) 已經上了？誰上我們的脚色？

葛 舒舒，戴華明！

陸 哦，我知道了，她是故意把我們氣走，好讓她跟小方配戲。

葛 豈有此理。

陸 混賬透了！

(外面掌聲。)

陸 (氣極了) 密斯葛，這怎麼可以。她欺侮我們，故意抽我們的後腿。

葛 是啊！

陸 好，我決不讓她稱心滿意。

葛 你要做什麼？

陸 我要，我要——

葛 還是老江，你到前面看戲去，招呼那班朋友一聲去！

江 夫人有命，敢不遵從。

葛 胡說！

嘻嘻嘻嘻！
(笑着下)

陸 這都是戴華明故意安排的圈套，我們一走，她爲什麼不追我們呢？
葛 她自己耍上台出風頭，追我們幹什麼？

(何上)

何 倒唱得有興兒。

陸 何先生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「五花洞」調了人。

何 我不知道，這是密斯戴做的主。

陸 我們也沒有說不唱，就說也只是氣頭上的話，追也不追一下，這是故意跟我們爲難嚙！

何 我也是這末說啊，當時你們一走，我就說馬上派人去追去！可是她們說不用追了，密斯戴說她自己唱，這麼着就是她自己上了。

陸 豈有此理。

何 豈有此理！

(孟達與舞女上)

舞 別走得那末快啊，達琳！

孟 我等着你呢！

(陸一見，先是吃驚，繼而大怒。)

陸 孟達！

孟 (如聞雷鳴，躲在一邊戰慄)啊！

陸 這是誰？

孟 ……

舞 達琳，這個女人是誰，對我惡狠狠地？——你怎麼不說話？

陸 (對孟)好，你瞞着我，在外面做的好事。

孟 我……

陸 你說，這是誰？

孟 ……

舞 他是我的達琳，要你管什麼？

陸 管什麼，他是我丈夫！

舞 丈夫？管丈夫回家管去！達琳，我們走。別理她！(拉了孟要走)

陸 站住！你敢跑！

孟 (站住,對舞女) 雪媚,你先走一步!

舞 怎麼了?你騙我!你當初怎麼講的,你說你沒太太,就是你一個人,現在——

孟 雪媚,雪媚,你先走,我回頭跟你說——

陸 (指着舞女)你這死不要臉的狐狸精,勾引我丈夫,惹壞我丈夫!

舞 (不示弱)你的丈夫也虧你說得出口,你要是有本領,他早不在外面找我了。看你這付臉子,還

不撒泡尿照照你這張臉子去!

陸 孟達,你讓這臭婊子欺我?

舞 你罵人。你這老不死,死沒人要的臭貨!

陸 騷貨!

(二人扭住)

孟 (毫無辦法) 唉,唉!

葛 夠了,夠了!別打了。(拉開) 讓人看見了像個什麼?

舞 好,(對陸) 陸孟達,你究竟怎麼說?

孟 我,我——

舞 走——

孟 好，回頭跟你算賬！不怕你跑了。(下)

孟 (要追) 等一等——

陸 (叫住) 孟達，(頓足，潑哭) 呵，呵——好，我們算完了，你這荒唐鬼，你騙得我好苦。你這個混賬東西——我們離婚，馬上離婚！(指他) 你——

孟

陸 (弄得披頭散髮) 你記不記得從前我幫你忙，那時候你還是個小夥計，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，你——我們離婚，一定離婚。

孟 (老羞成怒) 離婚就離婚，隨你好了！(下)

陸 (想不到他這樣對付，真地哭了) 呵，呵，呵——我不要活了！

何 陸太太，別哭人，男人總是這樣。等等自然會回心轉意。(扶陸下)

葛 哼，一向自誇會管丈夫，這可管得好！

(江上)

江 我已經招呼過了！(跑去打電話)
葛 什麼事？

江 我就去問個消息，曼珠，你該給我歡喜，馬上我就可以發大財了。汽車，洋房，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——（打電話）Hello，你是誰？……我就是老江，怎麼樣。可以大賺一票吧！……什麼！（大驚）啊！跌了這末許多，……糟了！……這一說我這一次，……糟了，糟了，怎麼到現在才知道！……沒有法子補救，糟透了，糟透了！……好好，我就來！（急得滿頭是汗，用手帕拭。）

葛 什麼——

（江搖頭）

葛 消息不好？

江 糟透了，弄得不好，要全軍覆沒。我得馬上去走一趟。

葛 有挽救的辦法嗎？

江 怕——很難說。曼珠，只怕那輛汽車派克——（走開）你說的那筆錢，只好過幾天看了。（下）

葛 好吧！……汽車，五萬塊錢……（苦笑）哈哈！一個夢！

（京戲聲，有微弱的倒影。）

（女瘋子上，這一次她可真地瘋了。可仍帶着那個小孩。）

瘋 我女兒是孤兒，真是個孤兒。太太，太太，她怎麼不是個孤兒？

（葛一見大驚。）

瘋 (已經認不得人了，眼睛發直，拉了葛) 太太，救救我吧！救救我女兒。求你准她進孤兒院。她是孤兒，她

現在可是孤兒了。太太，你不要打我，你不能搶走我孩子，你敢賣了她？你敢！(對孩) 啊，心肝寶貝，太太，太太！(叩頭) 可憐可憐我吧！

葛 (十分難受地) 看看我，仔細地看看我，我是誰？

瘋 (細看，有點清醒) 啊，我怎麼又跑到這兒來了！我是要把孩子送進孤兒院。我不是來求你的。我要我孩子好好兒活着。我不能讓她賣身。

葛 是的，不能賣身，不能出賣自己，可是，又怎麼辦呢？我們都是些可憐的人，為什麼我們不能互相幫助，互相安慰，互相鼓勵呢？

瘋 我不可憐，我不可憐，我只要把我女兒送進孤兒院，我殺了他，我不怕！

葛 (拿出錢) 二妹，二妹！

瘋 什麼？誰是你的二妹？哈哈，我無親無故，你是誰？

葛 這兒一點兒錢，你拿去吧！

瘋 不，我不要你的錢。

葛 拿去，與其說我可憐你，還不如說我可憐自己，什麼時候我們這班可憐的人不再互相爭吵就好了。(啜泣)

瘋 (狂笑) 哈哈，你哭了，你爲什麼哭？拿去，我不要你的錢。

葛 爲了我，二妹，你拿去。我對不起你。(撫她)

瘋 (突然作逃狀) 你別拉着我——我不是好惹的。他要賣我的女兒，是不是？你想抓我坐牢？孤兒院不收有父親的孩子。他是個沒有救的病人，是的，是我把他殺了，不錯，我把他殺了！(跪下) 饒了我吧，饒了我吧！我犯了罪，我犯了罪。我不忍心殺他，可是我到底下了手。他是可憐的人，我也，是什麼人都是……

葛 你殺了人？

(何，周上)

何 這女瘋子又來了！

瘋 太太，太太，救救我，他們要抓我去坐牢。可是我女兒，我放心不下我的女兒，行行好吧！讓她進孤兒院。

周 不要胡纏，滾開！

(京戲聲，戴聲弱，支持不了。有噓聲。)

瘋 太太，太太！

(葛啜泣下。)

何 曼珠，曼珠，你怎麼了？

瘋 救救我，太太，救救我女兒！

(暗探二人上。)

探甲 在這兒！

乙 (拉了瘋子)走，你這鬼東西還想逃！(上了手銬)

周 怎麼一回事？

甲 她殺了她丈夫。謀害親夫的畜生。(踢她)

瘋 我沒有，不是我殺他的。是他們逼着我。我要送我女兒進孤兒院——我們快餓死了，他們要賣

我女兒——孤兒院不收有父親的孩子——你們要殺死我，我死好了。

甲 走，走，少廢話。(打她)

瘋 啊！救命啊！

周 真是個瘋子！

乙 什麼瘋子，她是做的，裝瘋。走走，不怕裝得再像，也要絞了你！

瘋 (大驚)絞了我！天哪！我死了不要緊，可是我女兒，我女兒好，到閻王那兒去，我也要問他。(孩子哭)
孩子！別哭，媽還沒死。

甲 (打孩子)不許哭!

(小孩子大哭。)

瘋

(緊緊地抱着，衛護着她)不許打我女兒。渾賬!你們這些鬼! (對女)別哭，別哭。(向探)你們打死我了，打死我好了!可不許碰她一根汗毛。

甲

(拉着她)走!

(暗探拉了她下，小孩子哭哭啼啼地遠去了。)

(靜默。)

(京戲聲。倒彩聲起。戴的聲音愈顯不支。)

(大嫂上，倒了杯水，要下。)

周

怎麼了，余大嫂?

嫂

戴先生支持不了啦!

(更大的倒彩聲，戴剛唱完最後一句，突然停住倒下。人聲。)

嫂

不行，不行! (衝了出去)

(戴被舒舒大嫂扶上，方震也幫助攙扶。後面擁進了許多人。)

嫂

(給她水喝)戴先生，喝水!

戴……

舒 她暈過去了！醫生，快點，快點！

大家 (驚惶地叫) 戴先生，戴先生！

戴 (慢慢醒來) 啊…… (微弱地) 戲完了嗎？

舒 完了！

戴 哦，可……憐的……孤兒！

(外面唱着孤兒歌。戴淒涼地笑着。)

——幕——

· 保 生 境 另 孔 ·

劇本叢刊

◆ 第一集書目

王文顯	： 夢裏京華
孔另境	： 李太白
方君逸	： 銀星夢
石華父	： 晚宴
李健吾	： 花僧風
周貽白	： 綠窗紅淚
姚克	： 清宮怨
楊 梓	： 聯心如憲
魯 思	： 十字街頭
顧仲彝	： 三千金

◆ 第二集書目

孔另境	： 沉箱記
方君逸	： 滿庭芳
朱瑞鈞	： 圓鏡記
李健吾	： 喜相逢
周貽白	： 金瓶梅
姚克	： 楚霸王
鄭昭暉	： 霸王別姬
魯 思	： 狂歌之夜
魏于潛	： 叙頭風
顧仲彝	： 重見光明

◆ 第三集 在編選中

世 界 書 局 最 新 出 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出版

劇本叢刊
第二集
滿庭芳

實價國幣一百二十元

外加運費匯費

著者 方君逸

發行人 陸高誼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世界書局



4.5
7-5